

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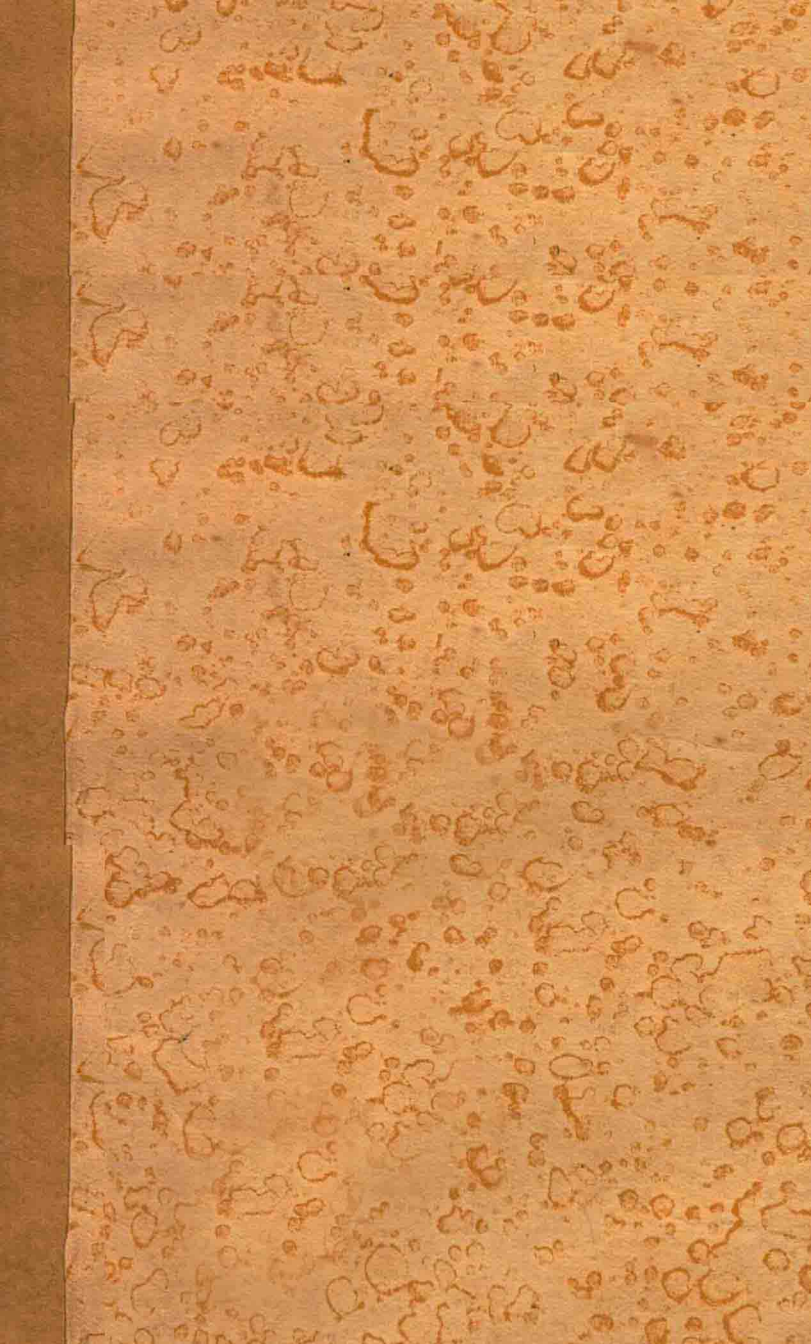
吟

語

崖樵

廿年十二月十日





# 呻吟語卷一

甯陵呂坤新吾著

桂林陳宏謀榕門評

## ◎性命

德行以收斂沉著爲第一。收斂沉著中。又以精明平易爲第一。大段收斂沉著人。怕含糊怕深險。淺浮子雖光明洞達。非蓄德之器也。

氣無終盡之時。形無不毀之理。

性分不可使虧欠。故其取數也常多。曰窮理。曰盡性。曰達天。曰入神。曰致廣大。極高明。情欲不可使贏餘。故其取數也常少。曰謹言。曰慎行。曰約己。曰清心。曰節飲食。寡嗜慾。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資質。磊落英雄。是第二等資質。聰明才辨。是第三等資質。

凡人光明博大。渾厚含蓄。是天地之氣。溫煦和平。是陽春之氣。寬縱任物。是長夏之氣。

嚴凝斂約。喜刑好殺。是秋之氣。沉藏固嗇。是冬之氣。暴怒。是震雷之氣。狂肆。是疾風之氣。昏惑。是霾霧之氣。隱恨流連。是積陰之氣。從容溫潤。是和風甘雨之氣。聰明洞達。是清天朗月之氣。有所鍾者。必有所似。

火性發揚。水性流動。木性條暢。金性堅剛。土性重厚。其生物也亦然。

一則見性。兩則生情。人未有偶而能靜者。物未有偶而無聲者。

人之念頭。與氣血同爲消長。四十以前。是個進心。識見未定。而敢於有爲。四十以後。是個定心。識見既定。而事有酌量。六十以後。是箇退心。識見雖真。而精力不振。未必人人皆如此。而此其大凡也。古者四十仕。六七十致仕。蓋審之矣。人亦有少年退縮。不任事。厭厭若泉下人者。亦有衰年狂躁。妄動喜事者。皆非常理。若乃以見事生風之少年。爲任事。以念頭灰冷之衰夫。爲老成。則誤矣。鄧禹沉毅。馬援矍鑠。古誠有之。豈多得哉。命本在天。君子之命在我。小人之命亦在我。君子以義處命。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命不

足道也。小人以欲犯命，不可得而必欲得之，命不肯受也。但君子謂命在我，得天命之本然。小人謂命在我，幸氣數之，或然是以君子之心常泰，小人之心中常勞。性者理氣之總名，無不善之理，無皆善之氣。論性善者，純以理言也；論性惡與善惡混者，兼氣而言也。故經傳言性各各不同，惟孔子無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髮膚還父母之初，無些毀傷，親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心性還天之初，無些欠缺，天之孝子也。

◎存心

學者只事事留心，一毫不肯苟且，德業之進也。如流水矣。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如高臥山林，游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游子思親，貞婦懷夫，這是個放心。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之學。

（評）儒家之省察，閑存不同。釋教之清淨寂滅，就邪正上說，則不放心。關頭看得活。

又看得真。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脚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

(評)數語中有不歇漸進二意。

無屋漏工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一念收斂。則萬善來同。一念放恣。則百邪乘釁。

得罪於法。尚可逃避。得罪於理。更沒處存身。只我的心便放不過。我是故君子畏理甚於畏法。

把意念沉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箇浮躁心觀理。將箇委靡心臨事。只模糊過了一生。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箇定。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水明。

而火昏。靜屬水。動屬火。故病人火動則躁擾狂越。及其甦定。渾不能記。甦定者。水澄清而火息也。故人非火不生。非火不死。非火不濟。非火不敗。惟君子善處火。故身安而德滋。

(評)定火工夫。不外以理制欲。理勝則氣自平矣。

當可怨。可怒。可辯。可訴。可喜。可愕。之際。其氣甚平。這是多大涵養。天地間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真機括。惟靜者能看得透。天地間真情景。惟靜者能題得破。作熱鬧人。說孟浪語。豈無一得。皆偶合也。

(評)靜者對輕浮言。方與冥心者迥別。

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殃身者。惟禮義之悅我心。卻步步是安樂境。

(評)所爭在理欲關頭。人當快意時。檢點及此。自不至欲勝而流。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含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審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大丈夫不怕人只是怕理。不恃人只是恃道。

士君要養心氣。心氣一衰。天下萬事分毫做不得。君子洗得此心淨。則兩間不見一塵。充得此心盡。則兩間不見一礙。養得此心定。則兩間不見一佈。持得此心堅。則兩間不見一難。

人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遺忘。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斷割耳。

盜只是欺人。此心有一毫欺人。一事欺人。一語欺人。人雖不知。卽未發覺之盜也。言如是而行欺之。是行者言之盜也。心如是而口欺之。是口者心之盜也。纔發一箇實真心。



驟發一箇僞妄心。是心者。心之盜也。諺云。瞞心昧己。有味哉。其言之矣。欺世盜名。其過大。瞞心昧己。其過深。

（評）盜之竊取財物。原只從欺之一念來。人心一有所欺。凡存發舉止。情形宛然盜也。由此推之。能不爲盜者幾人。人一日之間。能不爲盜者幾事。幾時。能無悚然。

此心果有不可昧之真知。不可強之定見。雖斷舌可也。決不可從人然諾。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內。許多荆棘。卻是容得。

（評）人能視心地不淨。如目之有塵。齒之有芥。則一刻不能自容。去之不遺餘力矣。理境中難得此指點切妙語。

心一鬆散。萬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萬事不可入耳目。心一執著。萬事不得自然。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真知過思者迷。正應。

（評）集中言詳慎者多矣。此條可爲多疑多慮者救弊。

不存心。看不出自家不是。只於靜動語默接物應事時。件件想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須動合天則。然後爲是。日用間如何疏忽得一時。學者思之。

(評)可見省察功夫。先于克治。真是一時離不得的。

迷人之迷。其覺也易。明人之迷。其覺也難。

心相信。則迹者土苴也。何煩言語相疑。則迹者媒孽也。益生猜貳。故有誓心不足。自明避嫌。反成自誣者。相疑之故也。心一而迹萬。故君子治心不修迹。君子畏天不畏人。畏名教不畏刑罰。畏不義不畏不利。畏徒生不畏舍生。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殃咎之來。未有不始於快心者。故君子得意而憂。逢喜而懼。

學者只多忻喜心。便不是凝道之器。

小人亦有坦蕩蕩處。無忌憚是已。君子亦有常戚戚處。終身之憂是已。

惡惡太嚴。便是一惡。樂善甚亟。便是一善。

只有一毫蠹疏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說惟精。不然衆論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說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未有所存如是。而所發不如是者。心本人欲。而事欲天理。心本邪曲。而言欲正直。其將能乎。是以君子慎其所存。所存是種種皆是。所存非種種皆非。未有分毫爽者。

（評）此心原是種子。由心而發。則其苗也。由中達外的道理。得此豆瓜之喻。更爲明切。先儒謂仁心爲五穀嘉種。可以參看。

屬續之時。般般俱帶不得。惟是帶得此心。卻教壞了。是空身歸去矣。可爲萬古一恨。 （評）心者何理也。存順沒甯。無非爭這些子。

暮夜無知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于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盜皆自無

知之心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忌憚心。此誠僞關。不畏有知。是箇無忌憚心。此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尙未死也。

(評)欺無知。自比那有知者。猶有良心之動。然究竟不能欺人。還是欺了自己。這良心終久不保。

吾輩終日念頭。離不得四箇字。曰得失毀譽。其爲善也。先動箇得與譽的念頭。其不敢爲惡也。先動箇失與毀的念頭。總是僞心欲心。與聖人天地懸隔。聖人發出善念。如飢者之必食。渴者之必飲。其必不爲不善。如烈火之不入深淵。之不投。任其自然而已。賢人念頭。只認箇可否。理所當爲。則自強不息。所不可爲。則堅忍不行。然則得失毀譽之念。可盡去乎。曰胡可去也。天地間惟中人最多。此四字者。聖賢藉以訓世。君子藉以檢身。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得失訓世也。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曰年四十而見惡。以毀譽訓世也。此聖人待衰世之心也。彼中人者。不畏此以檢身。將何所不至。

哉。故堯舜能去此四字。無爲而善。忘得失毀譽之心也。桀紂能去此四字。敢於爲惡。不得失毀譽之恤也。

心要虛。無一點渣滓。心要實。無一毫欠缺。

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只大公了。便是包涵天地氣象。

(評)雖未卽包涵天地。然氣象卻是如此。

古人也算一箇人。我輩成底是甚麼人。若不愧不奮。便是無志。聖狂之分。只在苟不苟兩字。

(評)敬者、不苟之謂也。敬無他。攻擊此心之苟而已。故苟則不敬。敬則不苟。戒慎恐懼。心體不苟也。中規中矩。步履不苟也。無淫視。無側聽。耳目不苟也。安定辭守。如瓶聲。音不苟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與人不苟也。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終身不

苟也。敬外無聖人之道。居敬外無聖人之道。其始也毋不敬。終也恭而安。盡之矣。恕心養到極處。只看得世間人都無罪過。

欲理會七尺。先理會方寸。欲理會六合。先理會一腔。

靜者生門。躁者死戶。

士君子一出口無反悔之言。一動手無更改之事。誠之於思。故也。

只此一念公正了。我于天地鬼神。通是一箇。而鬼神之有邪氣者。且踉伏退避之不暇。庶民何私何怨。而忍枉其是非。腹誹巷議者乎。

和氣平心。發出來如春風拂弱柳。細雨潤新苗。何等舒泰。何等感通。疾風迅雷。暴雨酷暑。傷損必多。或曰不似無骨力乎。余曰譬之玉。堅剛未嘗不堅剛。溫潤未嘗不溫潤。余嚴毅多。和平少。近悟得此。

(評)寓精明于渾厚。惟此喻得精妙。

儉則約。約則百善俱興。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縱。

每日檢點。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知此。

吾初念只怕天知。久久來不怕天知。又久久來只求天知。但未到那何必天知地步耳。爲人辨冤白謗。是第一天理。

沉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閒正。此謂真沉靜。雖終日語言。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不害其爲沉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謂沉靜。真沉靜的自是惺惺。包一段全副精神在裏。

(評)動中有靜。動非逐物。靜中有動。靜非寂守。儒釋之分在此。

明者料人之所避。而狡者避人之所料。以是相與。是賊本真而長奸僞也。是以君子甯

犯人之疑。而不賊己之心。

大利不換小義。况以小利壞大義乎。貪者可以戒矣。

爲惡惟恐人知。爲善惟恐人不知。這是一副甚心腸。安得長進。

良知何處來。生于良心。良心何處來。生于天命。

心要實又要虛。無物之謂虛。無妄之謂實。惟虛故實。惟實故虛。心要小又要大。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小其心不償天下之事。

堯眉舜目。文王之身。仲尼之步。而盜跖其心。君子不貴也。有數聖賢之心。何妨貌似盜跖。

天下事皆不可溺。惟是好德欲仁。不嫌于溺。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嗚呼。至於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

世之人何嘗不用心。都只將此心用錯了。故學者要知所用心。用於正而不用於邪。用



於要而不用於雜。用於大而不用於小。

世之人聞稱人之善。輒有妬心。聞稱人之惡。輒有喜心。此天理忘而人欲肆者也。孔子所惡。惡稱人之惡。孔子所樂。樂道人之善。吾人豈可另有一副心腸。

（評）徒壞了自己心腸。究於人何損。

語云縱欲忘身。忘之一字。最宜體玩。昏不省記。謂之忘。欲迷而不悟。情勝而不顧也。夜氣清明時。都一分曉。著迷處。便思不起。沉溺者。可以驚心回首矣。

不見可欲時。人人都是君子。一見可欲。不是滑了脚根。便是擺動念頭。老子曰。不見可欲。其心不亂。此是閉目塞耳之學。一觸耳目來。便了不得。今欲與諸君在可欲做工夫。淫聲美色滿前。但如鑑照物。見在妍媸。不侵鏡光。過去妍媸。不留鏡裏。何嫌於坐懷。何事於閉門。推之可怖。可驚。可怒。可惑。可憂。可恨之事。無不皆然。到此纔是工夫。纔見手段。把持則爲賢者。兩忘則爲聖人。余嘗有詩云。百尺竿頭著脚。千層浪裏翻身。箇中如

履平地。此是誰何道人。

人欲之動。初念最熾。須要遲遲。就做便差了。天理之動。初念最勇。須要就做遲遲。便歇了。

（評）理欲關頭。更須明白。方不走入歧途。

一里人事專利已。屢爲訓說不從。後每每作善事。好施貧救難。余喜之。稱曰。君近日作事。每每在天理上留心。何所感悟而然。曰。近日讀司馬溫公有云。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余笑曰。君依舊是利心。子孫安得受福。

（評）溫公本爲中人以下說法。若人人因此而改行積善。則善人自多。風俗益厚。不必作過高之論。阻人向善之機。

凡人應酬多不經心。一向任情做去。所以動多有悔。若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智者之忽。固不若愚者之詳也。

自家身子原是自家心去害他。取禍招尤。陷於危敗。更不干別箇事。口有慣言。身有誤動。皆不存心之故也。故君子未事前定。當事凝一。識所不逮。力所不能。雖過無愧心矣。

過也人皆見之。乃是君子。今人無過可見。豈能賢於君子哉。緣只在文飾彌縫上做工夫。費盡了無限巧回護。成就了一眞小人。

(評)文過飾非。其害如此。

善人無邪夢。夢是心上有的。男不夢生子。女不夢娶妻。念不及也。這道夢境都是道理。上做。這便有許大工夫。許大造詣。

(評)不是叫人夢裏做工夫。只要在日間事事可以對人。念念可以告天。則滿腔皆理。念念充塞。卽夢中聞非理之事。亦覺怵惕弗安。聞一合理之事。亦覺驚喜欲赴。此爲夢境都是道理。

平居時有心。訥言還容易。何也。有意收斂故耳。只是當喜怒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纔見涵養。

(評)喜怒都是任氣。愛憎則溺於情。故平時見理甚明者。至此亦降伏不下。把持不定。不知不覺。便有過當之處。

學者視人欲如寇讎。不患無攻治之力。祇緣一向姑息他如驕子。所以養成猖獗之勢。無可奈何。故曰識不早。力不易也。制人欲在初發時。極易。勤捕。到那橫流時。須要奮萬夫莫當之勇。纔得濟事。

(評)謂之欲。謂之私。大概皆於己甚便。甚適。甚暱。甚甘。每每易於姑息。視同驕子。不肯視若寇讎。故學者用工。不曰克。卽曰制。其受害不曰徇。卽曰溺。制於初發一句。最爲吃緊。

聞人之善而掩覆之。或文致以誣其心。聞人之過而播揚之。或枝葉以多其罪。此皆得

罪於鬼神者也。吾黨戒之。

(評)陰險妬忌之心。逆理傷道之事。不有人禍。必有天譴。故云得罪鬼神。誅其心也。

●倫理

宇宙內大情種。男女居其第一。聖王不欲裁割而矯拂之。亦不能裁割矯拂也。故通之以不可已之情。約之以不可犯之禮。繩之以不可赦之法。使縱之而相安相久也。聖人亦不若是之亟也。故五倫中。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篤了又篤。厚了又厚。惟恐情意之薄。惟男女一倫。是聖人苦心處。故有別先自夫婦始。本與之以無別也。而又教之以有別。况有別者。而肯使之混乎。聖人之用意深矣。是死生之衢。而大亂之首也。不可以不慎也。

親母之愛子也。無心於用愛。亦不知其爲用愛。若渴飲飢食然。何嘗勉強。子之得愛於親母也。若謂應得。習於自然。如夏葛冬裘然。何嘗歸功。至於繼母之慈。則有德色。有矜

語矣。前子之得慈於繼母。則有感心。有頌聲矣。

人子之事親也。事心爲上。事身次之。最下事身而不恤其心。又其下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

孝子之事親也。禮卑伏如下。僕情柔婉如小兒。

進食於親。侑而不勸。進言於親。論而不諫。進侍於親。和而不莊。親有疾。憂而不悲。身有疾。形而不聲。

侍疾。憂而不食。不如努力而加餐。使此身不能侍疾。不孝之大者也。居喪。羸而廢禮。不如節哀而慎終。此身不能襄事。不孝之大者也。

友道極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爲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對嚴師。則矜持收斂。而過無可見。在家庭則狎暱親習。而

正言不入。惟朋友者。朝夕相與。既。不若師之進見。有時。情禮無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獎勸。非則相與匡救。日更月變。互感交摩。駸駸然不覺其勞且難。而入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嗟夫。斯道之亡久矣。言語嬉嫖。尊俎嫗煦。無論事之善惡。以順我者爲厚交。無論人之姦賢。以敬我者爲君子。躡足附耳。自謂知心。接膝拍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可哀也已。是故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曰直。諒多聞。此三友者。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故曰益得三友難。能爲人三友更難。

(評)勸善規過四字。此是友字鐵板註脚。所以爲五倫之一。言友者於此四字外。別有一種莫逆交情。其友可知。其交亦可知矣。

陽稱其善。以悅彼之心。陰養其惡。以快己之意。此友道之大戮也。

古稱君門遠於萬里。謂情隔也。豈惟君門。父子殊心。一堂遠於萬里。兄弟離情。一門遠

於萬里。夫妻反目。一榻遠於萬里。苟情聯志通。則萬里之外。猶同堂共門。而比肩一榻也。以此推之。同時不相知。而神交於千百世之上下亦然。是知離合在心。期不專在躬逢。而心期則天下至遇也。君臣之堯舜。父子之文周。師弟之孔顏。

仁者之家。父子愉愉如也。夫婦雝雝如也。兄弟怡怡如也。僮僕訢訢如也。一家之氣象融融如也。義者之家。父子凜凜如也。夫婦嗃嗃如也。兄弟翼翼如也。僮僕肅肅如也。一家之氣象栗栗如也。仁者以恩勝。其流也和。義者以嚴勝。其流也疎。而寡恩。故聖人之居家也。仁以主之。義以輔之。洽其太和之情。但不潰其防。斯已矣。其井井然嚴城深塹。則男女之辨也。雖聖人不敢與家人相忘。

父在居母喪。母在居父喪。以從生者之命爲重。故孝子不以死者憂。生者不以小節傷大體。不泥經而廢權。不徇名而害實。不全我而傷親。所貴乎孝子者。心親之心而已。孝子侍親。不可有沉靜態。不可有莊肅態。不可有枯淡態。不可有豪雄態。不可有勞倦。



態不可有疾病。態不可有愁苦。態不可有怨怒。態  
慎言之地。惟家庭爲要。應慎言之人。惟妻子僕隸爲要。此理亂之由。而禍福之本也。人  
往往忽之。悲夫。

門戶可以託父兄。而喪德辱名。非父兄所能庇。生育可以由父母。而求疾蹈險。非父母  
所能由。爲人子弟者。不可不知。

家長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人歡愛而敬重之。次則使人有所嚴憚。故曰嚴君。下則使  
人慢。下則使人陵。最下則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亂者。使人陵。未有不敗者。使人恨。未  
有不亡者。嗚呼。齊家豈小故哉。今人皆以治生爲急。而齊家之道。不講久矣。

兒女輩。常著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驚。到自專時。尙不可知。若使之  
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  
曲木惡繩。頑石惡攻。積善之言。不可不知也。

恩禮出於人情之自然。不可強致。然禮係體面。猶可責人。恩出於根心。反以責而失之矣。故恩薄可結之使厚。恩離可結之使固。一相責望。爲怨滋深。故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使骨肉爲寇讎。皆坐責之一字耳。

責善之道。不使其有我所無。不使其無我所有。此古人之所以貴友也。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不可不知。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忠臣不可不知。

人子和氣愉色婉容。發得深時。養得定時。任父母冷面寒鐵。雷霆震怒。也只是這一腔溫意。一面春風。自無不回之天。自無屢變之天。讒譖何由入。嫌隙何由作。其次莫如敬慎。夔夔齋慄。敬慎之至也。故瞽瞍亦允若。溫和示人以可愛。消融父母之惡怒。敬慎示人以可矜。激發父母之悲憐。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者。養和致敬之謂也。蓋格親之功。惟和爲妙。非至性純孝者不能。敬慎猶可強勉耳。而今人子以涼薄之色。惰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卽

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亦慍見。或生疑而遷怒者。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而愈避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致不祥。豈父母之不慈者。此孤臣孽子之法戒也。

（評）和敬二字。是孝之根柢。處逆處順。無往不宜。身居膝下。須時記此格言也。

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長尊。則家治。若看得尊長不尊。如何齊他。得其要在尊長。自修。閨門之中。少了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家破身亡。皆由此起。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寵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

郊社報天地生成之大德也。然災沴有禳。順成有祈。君爲私田則仁。民爲公田則忠。不嫌於求福。不嫌於免禍。子孫之祭先祖。以追享繼孝也。自我祖父母。以有此身也。曰賴先人之澤。以享其餘慶也。曰吾朝夕奉養承歡。而一旦不復。獻栝棗。心悲思而無寄。故祭薦以伸吾情也。曰吾貧賤。不足以供菽水。今鼎食而親不逮。心悲思而莫及。故祭薦

以志吾悔也。豈爲其游魂虛位能福我而求之哉。求福已非君子之心。而以一飯之設。數拜之勤。而求福於先人。仁孝誠敬之心。果如是乎。不謀利。不責報。不望其感激。雖在他人猶然。而況我先人乎。詩之祭必言福。而楚茨諸詩爲尤甚。豈可爲訓邪。吾獨有取於采蘋采蘋二詩。盡物盡志。以達吾子孫之誠敬而已。他不及也。明乎此道。則天下萬事萬物。皆盡我所當爲。禍福利害。皆聽其自至。人事修而外慕之心息。向道專而作輟之念忘矣。

（評）如此言祭。可見子孫與祖考精神志慮聯成一片。不但不當求福。亦不暇求福矣。末段推開言之。更得足乎已。無待於外真學問。

家法所係之重也。擬人以俳優。雖僕隸乞丐之人。未有不艷然怒者。斯天下之辱名也。而俳優之家。世世業而不知恥。其子孫豈無羞惡之良心。亦相安而不知變。斯家法之所困哉。是故欲子孫善。莫如正家法。家法正而子孫染於習氣。不待教而戒之矣。

(評)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惟家法最爲切近。

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禁此二害。而家不和睦者鮮矣。今人骨肉之好不終。只爲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

(評)爾我兩字。原不能盡忘。只要在骨肉上看得十分貴重。則此外自然落後一層矣。

◎談道

堯舜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個天然自有之中。行將去。不驚人。不苦人。所以難及。後來人勝他不得。卻尋出甚高難行之事。元冥隱僻之言。怪異新奇。偏曲幻妄。以求勝。不知聖人妙處。只是箇庸常。看六經四書。語言何等平易。不害其爲聖人之筆。亦未嘗有不明不備之道。嗟夫。賢智者過之。佛老楊墨莊列申韓。是已。彼其意見。纔是

聖人中萬分之一。而漫衍閎肆。以至偏重而賊道。後學無識。遂至棄菽粟而餐玉屑。厭布帛而慕火浣。無補飢寒。反生奇病。悲夫。

（評）人情物理四字。千古聖賢離他不得。格致者。求知此也。誠正者。求合此也。修齊治平。所以推廣乎此也。故平天下之道。則曰絜矩。絜矩之方。不外乎同好惡。舍此而別求新奇。非異端而何。

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分的。道不自私。聖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聖人之道。言必循經。事必稽古。曰衛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誰敢決之。然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默契聖人欲言之心。爲聖人所未爲。而脗合聖人必爲之事。此固聖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嗚呼。此可與通者道。漢唐以來。鮮若人矣。

中之一字。不但道理當然。雖氣數離了中。亦成不得寒暑。災祥失中。則萬物殃。飲食起

居失中。則一身病。故四時各順其序。五藏各得其職。此之謂中。差分毫便有分毫驗。應是以聖人執中。以立天地萬物之極。

(評)說這道理字已極純正。然猶恐有過不及之差。非道理有過不及。人之求道講理者。有過不及也。惟拈出一中字。則事事物物皆有一至當不易的道。除卻中字。世間更無道理。

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纔覺暢然。

(評)能見及此。便是豁然貫通境界。所以暢然。

道在天地間。不限於取數之多。心力勤者得多。心力衰者得少。昏弱者一無所得。假使天下皆聖人。道亦足以供其求。苟皆爲盜跖道之本體自在也。分毫無損。畢竟是世有聖人。道斯有主。道附聖人。道斯有用。

或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元至妙之理。余歎曰。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飲酒不爲

限量不至過醉。這就是飲酒之中。這話不緘默。不狂誕。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疏。不疾不徐。這就是跪拜作揖之中。一事得中。就是一事的堯舜。推之萬事皆然。又到那安行處。便是十全的堯舜。

(評)得此眼前指點。愈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

理路直截。欲路多歧。理路光明。欲路微曖。理路爽暢。欲路懊煩。理路逸樂。欲路憂勞。天下之大防五。不可一毫潰也。一潰則決裂不可收拾。宇內之大防。上下名分是已。境外之大防。夷夏出入是已。一家之大防。男女嫌微是已。一身之大防。理欲消長是已。萬世之大防。道脈純雜是已。

陽道生。陰道養。故向陽者先發。向陰者後枯。道莫要於損已。德莫急於矯偏。

七情總是箇欲。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五性總是箇仁。只不正了。都是人欲。



氣者形之精華。形者氣之渣滓。故形中有氣。無氣則形不生。氣中無形。有形則氣不載。故有無形之氣。無氣之形。星隕而石者。先感於形也。

天地萬物。只到和平處。無一點不好。何等暢快。

私恩煦感。仁之賊也。直往輕擔。義之賊也。足恭僞態。禮之賊也。苛察歧疑。智之賊也。苟約固信。守之賊也。此五賊者。破道亂正。聖人斥之。後世儒者。往往稱之以訓世。無識也歟。

(評)惟其相似。是以能亂。故曰賊也。

道有箇當然。有箇自然。當然是屬人的。不問吉凶禍福。要向前幹去。自然是屬天的。任你躑躅咆哮。自勉強不來。舉世昏迷。專在自然上錯用工夫。是謂替天忙。徒勞無益。却將當然的全不去著意。是謂棄人道。成箇甚人。只把此二層看得真。守得定。有多少受用處。

(評)棄其當然而味其自然。小人之行險以僥倖也。盡其當然而覷其自然。常人之正誼以謀利。明道以計功也。修其當然而聽其自然。君子之居易以俟命也。有志者可以審矣。

天。德。只。是。箇。無。我。王。道。只。是。箇。愛。人。

(評)體用一原道理。說得如畫沙印泥。

下學學箇甚麼。上達達箇甚麼。下學者學其所達也。上達者達其所學也。聖賢學問是一套。行王道必本天德。後世學問是兩截。不修己只管治人。

(評)一言學問。合下便當修己。不修己而求治人。直謂之未嘗學問。知彼知我。不獨是兵法。處人處事。一些少不得的。

靜中真味。至冷至淡。及應事接物時。自有一段不冷不淡天趣。只是衆人習染世味。十分濃豔。便看得他冷淡。然冷而難親。淡而可厭。原不是真味。是謂撥寒灰嚼淨蠟。

明體全爲適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適用，何貴明體？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樹有根，自然千枝萬葉。水有泉，自然千流萬派。是故日用動靜，是小體用。幼學壯行，是大體用。有種講學人，不能施於有政，始知所明不是適用之體。

（評）今人每云某某長於理學，而不長於吏治。某某長於吏治，而不長於理學。不知理者，卽此修己治人之理。學者學此也。治者，卽此理而舉措之。並無二三之殊。何有長短之別。細思此故。此種所謂理，不過空談性命。所謂學，不過雕鑿詞章。所謂吏治，亦不過官場俗套。趨避陋習。理學不真，吏治亦謬。或云亦有講學明理，本自不謬，而舉措未能合宜者。此何以故。愚以爲講理固不謬，而或揆於理而昧於勢，銳於始而怠於終。非知有未真，卽行有未力耳。先生論體用，而以樹根水泉爲喻，極爲透關。因附論之。

天地間道理，如白日青天。賢聖心事，如光風霽月。若說出一段話來，千解萬解。說者再

不痛快。聽者再不惺惚。豈舉世人皆愚哉。此立言者之大病。

君子之於事也。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於言也。語乎其所不得不語。默乎其所不得不默。尤悔庶幾寡矣。

纔有一分自滿之心。面上便帶自滿之色。口中便出自滿之言。此有道之所恥也。見得大時。世間再無可滿之事。吾心再無可滿之時。故盛德容貌若愚。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此是千古嚴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此是千古嚴刑。

道有一真。而意見常千百也。故言多而道愈漓。事有一是。而意見常千百也。故議多而事愈僨。信知困窮抑鬱。貧賤勞苦。是我應得的。安富尊榮。懽忻如意。是我儻來的。胸中便無許多冰炭。

物欲從氣質上來。只變化了氣質。更說甚物欲。

冷淡中有無限受用處。都戀戀炎熱。抵死不悟。既悟不知回頭。却又羨慕。此是一種依

艷附腥的人。切莫與談眞滋味。

儒戒聲色貨利。釋戒聲色香味。道戒酒色財氣。總歸之無欲。此三氏所同也。儒衣儒冠。而多欲。怎笑得釋道。

以虛養心。以德養身。以善養人。以仁養天下。萬物以道養。萬世養之義大矣哉。

天德王道。不是兩事。內聖外王。不是兩人。

損之而不見其少者。必贅物也。益之而不見其多者。必缺處也。惟分定者。加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

有殺之爲仁。生之爲不仁者。有取之爲義。與之爲不義者。有卑之爲禮。尊之爲非禮者。有不知爲智。知之爲不智者。有違言爲信。踐言爲非信者。

(評)以義理爲權衡。則輕重大小之間。看得不爽。行得不錯。婦人之仁。匹夫之義。拘謹之禮。穿鑿之智。硜硜之信。總爲不權衡於義理耳。

覓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視之而不見。他日無事於覓也。乃得之。非物有趨避。目眩於急求也。天下之事。每得於從容。而失之急迫。

公生明。誠生明。從容生明。公生明者。不蔽於私也。誠生明者。清虛所通也。從容生明者。不淆於惑也。舍是無明道矣。

知識心之孽也。才能身之妖也。貴寵家之禍也。富足子孫之殃也。

今古紛紛辯口。聚訟盈庭。積書充棟。皆起於世教之不明。而聰明才辯者。各執意見。以求勝。故爭輕重者。至衡而息。爭短長者。至度而息。爭多少者。至量而息。爭是非者。至聖人而息。中道者。聖人之權衡度量也。

(評)古今來同此權衡度量。只要看人會用。有一分識見。便有一分準頭。否則鈞金重於輿薪。方寸高於岑樓。失之遠矣。

人只認得義命二字。真隨事隨時。在這邊體認。果得趣味。一生受用不了。

形用事則神者亦形。神用事則形者亦神。

中是千古道脈宗。敬是聖學一字訣。

敬肆是死生關。

先天理而已矣。後天氣而已矣。天下勢而已矣。人情利而已矣。理一而氣勢利三者。勝負可知矣。

知費之爲省。善省者也。而以省爲省者。愚。其費必倍。知勞之爲逸。善逸者也。而以逸爲逸者。昏。其勞必多。知苦之爲樂。善樂者也。而以樂爲樂者。癡。一苦不返。知通之爲塞。善塞者也。而以塞爲塞者。拙。一通必竭。事事只在道理上商量。便是真體認。

學術要辨邪正。既正矣。又要辨真僞。既真矣。又要辨念頭切不切。向往力不力。無以空言。輒便許人也。

百姓凍餒。謂之國窮。妻子困乏。謂之家窮。氣血虛弱。謂之身窮。學問空疏。謂之心窮。



# 呻吟語卷二

甯陵呂坤新吾著

桂林陳宏謀榕門評

## ●修身

世上沒個分外好的。便到天地位、萬物育的功用。也是性分中應盡的事業。今人纔有一善。便向人有矜色。世上人都有不是。余甚恥之。

(評)纔一善耳。如何便就矜人。總由自己看得所有。不止一善耳。世間人同一好事。在己有一分。便看作十分。在人十分。便看作一分。至於不好之事。在己有十分。止看作一分。在人一分。卻又看作十分矣。若能於靜夜反觀。平心一照。亦自有不昧之良心。不偏之公論在。

率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

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其。惟。君。子。乎。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作。人。怕。似。渴。睡。漢。才。喚。醒。時。睜。眼。若。有。知。旋。復。沉。困。竟。是。寐。中。人。須。知。朝。興。櫛。盥。之。後。神。爽。氣。清。冷。冷。勁。勁。方。是。真。醒。

(評)理欲界限畫得清。方寸之靈。自然惺惺不寐。

官。吏。不。要。錢。男。兒。不。做。賊。女。子。不。失。身。纔。有。了。一。分。人。連。這。個。也。犯。了。再。休。說。別。個。纔。有。一。段。公。直。之。氣。而。出。言。做。事。便。露。圭。角。是。大。病。痛。

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方。正。者。無。乖。拂。之。失。沉。默。者。無。陰。險。之。術。誠。篤。者。無。椎。魯。之。累。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敏。練。者。無。輕。浮。之。狀。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評)人有一長處。便有一病處。其病處在所長之中。長善救失。全憑學問。

不足與有爲者。自附於行所無事之名。和光同塵者。自附於無可無不可之名。聖人惡莠也如此。

(評)此種人最易藉口。其實相懸。

世之人形容人過。只象個盜跖回護自家。只象個堯舜不知這恰是以堯舜望人。而以盜跖自待也。

(評)此最不公。却亦無益。皆弗思耳。

少年之情。欲收斂不欲豪暢。可以謹德。老人之情。欲豪暢不欲鬱悶。可以養生。廣所依不如擇所依。擇所依不如無所依。無所依者。依天也。依天者。有獨知之契。雖獨立宇宙之內。而不爲孤。衆傾之。衆毀之。而不爲動。此之謂男子。

坐間皆談笑。而我色莊。坐間皆悲感。而我色怡。此之謂乖戾。處己處人兩失之。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今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

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爲愚也。

才能。技藝。讓。他。占。箇。高。名。莫。與。角。勝。至於綱常大節。則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分明認得自家。是只管擔當。直前做去。卻因毀言。輒便沮消。這是極無定力的。不可以任天下之重。

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罪。不知名是自好不將去（原文如是疑有誤）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教人以善者。實勞心。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試問渠將這好名兒好一好。肯不肯。即使真正好名。所爲卻是道理。彼不好名者。舜乎。蹠乎。果舜也。真加於好名一等矣。果蹠也。是不好美名而好惡名也。愚悲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故不得不辨。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勢。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榮辱係乎所立。所立者固則榮隨之。雖有可辱。人不忍加也。所立者廢則辱隨之。雖有可榮。人不屑及也。是故君子愛其所自立。懼其所自廢。

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妬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毀焉。

善居功者。讓大美而不居。善居名者。避大名而不受。

善者不必福。惡者不必禍。君子稔知之。甯禍而不肯爲惡。忠直者窮。諛佞者通。君子稔知之。甯窮而不肯爲佞。非但知理有當然。亦其心有所不容已耳。

（評）得失利害原無一定。此皆數也。君子惟求合乎理。理得則心安。故曰其心有所不容已也。

居尊大之位。而使賢者忘其貴重。卑者樂於親炙。則其人可知矣。攻我之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也。苟求無過之人攻我。則終身不得聞矣。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何暇計哉。

做人要做個萬全。至於名利地步。休要十分占盡。常要分與大家。就帶些缺綻不妨。何者。天下無人已俱遂之事。我得人必失。我利人必害。我榮人必辱。我有美名人必有愧色。是以君子貪德而讓名。辭完而處缺。使人我一般。不曉曉露頭角。立標臬。而胸中自有無限之樂。孔子謙己。嘗自附於尋常人。此中極有趣。

胸中有一箇見識。則不惑於紛雜之說。有一段道理。則不撓於鄙俗之見。詩云。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爭。平生讀聖賢書。某事與之合。某事與之背。卽知所適從。知所去取。否則口詩書而心衆人也。身儒衣冠而行鄙夫也。此士之稂莠也。

(評)讀書能隨事體認。自然開卷有益。

心要常操。身要常勞。心愈操愈精。身愈勞愈健。但自不可過耳。

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生德業。傍花隨柳之間。吟風弄月之際。都無鄙俗嫚嫚之談。謂此心

不可一時流於邪僻。此身不可一日令之偷惰也。若一相逢。不是褻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

（評）當言者不少。何暇作戲謔語。

只盡日檢點自家發出念頭來。果是人心。果是道心。出言行事。果是公正。果是私曲。自家人品自家定了幾分。何暇非笑人。又何敢許人之譽己耶。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固是藏身之恕。有諸己而不求諸人。無諸己而不非諸人。自是無言之感。大學爲居上者言。若士君子守身之常法。則余言亦蓄德之器也。

（評）大學對針所令反所好。所重在有諸己無諸己。原不重在求人非人。若要有諸己而皆求諸人。無諸己而皆非諸人。卽居上者亦有難行之處。

名分者。天下之所共守者。名分不立。則朝廷之紀綱不尊。法令不行。聖人以名分行道。

曲士恃道以壓名分。不知孔子之道。視魯侯奚啻天壤。而鄉黨一篇。何等盡君臣之禮。不知尊名分與諂時勢不同。名分所在。一毫不敢傲惰。時勢所在。一毫不敢阿諛。固哉世之腐孺。以尊名分爲諂時勢。卑哉世之鄙夫。以諂時勢爲尊名分也。

(評)得中之論。有關世教。

只竟夕檢點。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恍然獨覺矣。若醉酒飽肉。恣談浪笑。豈不錯過了一日。亂言妄動。昧理從欲。豈不作孽了一日。

(評)自知如此。決不虛度了一生。

只一箇俗念頭。錯做了一生人。只一雙俗眼目。錯認了一生人。

少年人。只要想我現在幹些甚麼事。到頭成個甚麼人。這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過。

(評)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總爲不肯立志也。人於少年便作此想。縱資質中下。



畢竟能成個器物也。

義命法。此三者。君子之所以定身。而衆人之所妄念者也。從妄念而巧圖以幸其私。君子恥之。夫義不當爲。命不能爲。法不敢爲。雖欲強之。豈惟無獲。所喪多矣。卽獲亦非福也。

避嫌者。尋嫌者也。自辨者。自誣者也。心事重門洞達。略不回邪。行事八窗玲瓏。毫無遮障。則見者服。聞者信。稍有不自白之誣。將家家爲吾稱冤。人人爲吾置喙矣。此之謂潔品。不自潔而人潔之。

善之當爲。如飲食衣服然。乃吾人日用常行事也。人未聞有以禍福廢衣食者。而爲善則以禍福爲行止。未聞有以毀譽廢其衣食者。而爲善則以毀譽爲行止。惟爲善心不真誠之故耳。果真果誠。尙有甘死飢寒而樂於趨善者。

我身原無富貴貧賤得失榮辱字。我只是個我。故富貴貧賤得失榮辱。如春風秋月。自

去自來。與心全不牽挂。我到底只是個我。夫如是。故可貧可富。可貴可賤。可得可失。可榮可辱。今人惟富貴是貪。其得之也必喜。其失之也如何不悲。其得之也必榮。其失之也如何不辱。全是靠著假景作真身。外物爲分內。此二氏之所笑也。况吾儒乎。

本分二字。妙不容言。君子持身。不可不知本分。知本分則千態萬狀。一毫加損不得。聖王爲治。當使民得其本分。得本分則榮辱死生。一毫怨望不得。

凡智愚無他。在讀書與不讀書。禍福無他。在爲善與不爲善。貧賤無他。在勤儉與不勤儉。毀譽無他。在仁恕與不仁恕。

古之人寬大。非直爲道理當如此。然煞有受用處。宏器度。以養德也。省怨怒。以養氣也。絕仇讎。以遠禍也。

只見得眼前。都不可意。便是個礙世之人。人不可我意。我必不可人意。不可人意者。我一人。不可我意者。千萬人。嗚呼。未有不可千萬人意而不危者也。是故智者能與世移。

至人不與世礙。

性分、職分、名分、勢分。此四者宇內之大物。性分、職分在己。在己者不可不盡。名分、勢分在上。在上者不可不守。

士君子作人不長進。只是不用心。不著力。其所以不用心。不著力者。只是不愧。不奮。能愧。能奮。聖人可至。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奮始怠終。修業之賊也。緩前急後。應事之賊也。躁心浮氣。蓄德之賊也。疾言厲色。處衆之賊也。

名心盛者。必作僞。

(評)病在一盛字。故不免於僞。

人一生大罪過。只在自是。自私四字。

(評)自是自私。似乎爲己。其害己也更甚。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  
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聞。

(評)人生在世。無時無地。不有當盡之道。

喜來時。一檢點。怒來時。一檢點。怠惰時。一檢點。放肆時。一檢點。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

(評)一念疏忽。是差起頭。一念決裂。是差到底。

難管的是任意。難防的是慣病。此處著力。便是穴上著針。癢處著手。

(評)此克己眞工夫。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評)此亦天地間最不公平之事。而人動易犯此。弗思耳矣。

足恭過厚。多文密節。皆名教之罪人也。聖人之道。自有中正。彼鄉原者。徼名懼譏。希進求榮。辱身降志。皆所不恤。遂成舉世通套。雖直道清節之君子。稍無砥柱之力。不免逐波隨流。其砥柱者。旋以得罪。嗟夫。佞風諛俗。不有持衡當路者。極力挽回之。世道何時復古耶。

力有所不能。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責人。心有所當盡。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自諉。時時體悉人情。念念持循天理。

愈進修愈覺不長。愈檢點愈覺有非。何者。不留意作人。自家儘看得過。只日日留意向上。看得自家都是病痛。那有些好處。初頭只見得人欲中過失。久久又見得天理中過失。到無天理過失。則中行矣。又有不自然。不渾化。著色吃力過失。走出這個邊境。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故學者以有一善自多。以寡一過自幸。皆無志者也。急行者只見

道遠而足不前。急芸者只見草多而鋤不利。

(評)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境界。

大行之美。以孝爲第一。細行之美。以廉爲第一。此二者。君子之所務敦也。然而不辨之。申生。不如不告之舜。井上之李。不如受饋之鵝。此二者。孝廉之所務辨也。

吉凶禍福。是天主。張毀譽。予奪。是人主。張立身行己。是我主。張。此三者不相奪也。

(評)在己者勉之。在人者聽之。在天者順以受之而已。

不得罪於法。易。不得罪於理。難。君子只求不得罪於理耳。

凡在我者。都是分內的。在天在人者。都是分外的。學者要明於內外之分。則在內缺一分。便是不成人處。在外得一分。便是該知足處。

毀我之言可聞。毀我之人不必問也。使我有此事也。彼雖不言。必有言之者。我聞而改之。是又得一不受業之師也。使我無此事耶。我雖不辨。必有辨之者。若聞而怒之。是又

多一不受言之過也。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宥。賴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宥。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宥之也。惟此事得罪於天。甚重。報必及之。

（評）好爲論列者。不可不。一。想。及。此。全。是。公。心。猶。覺。罪。過。况。未。必。公。乎。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死生。關渾身都遮蓋得。惟有面目不得掩。面目者。心之證也。卽有厚貌者。卒然難做預備。不覺心中事都發在面上。是故君子無愧心。則無忤容。中心之達。達以此也。肺肝之視。視以此也。此修己者之所畏也。

（評）己未必知。人卻知之。矯揉造作。厚貌深情。有何益處。

爲人無負揚善者之心。無實稱惡者之口。亦可以語真修矣。

世間至貴。莫如人品。與天地參。與古人友。帝王且爲之屈。天下不易其守。而乃以聲色。

財貨富貴利達。輕輕將個人品賣了。此之謂自賤。商賈得奇貨。尙須待價。况士君子之身乎。

修身以不護短爲第一長進。人能不護短。則長進者至矣。

世有十態。君子免焉。無武人之態。粗豪。無婦人之態。柔懦。無兒女之態。嬌稚。無市井之態。

貪鄙。無俗子之態。庸陋。無蕩子之態。儇佻。無優伶之態。滑稽。無閭閻之態。村野。無堂下人之

態。局迫。無婢子之態。卑諂。無偵諜之態。詭闖。無商賈之態。街售。

作本色人說根心語。幹近情事。

君子有過不辭謗。無過不反謗。共過不推謗。謗無所損於君子也。

惟聖賢終日說話。無一字差失。其餘都要擬之而後言。有餘不敢盡。不然。未有無過者。

故惟寡言者寡過。

心無留言。言無擇人。雖露肺肝。君子不取也。彼固自以爲光明矣。君子何嘗不光明。自



不輕言。言則心口如一耳。

保身的是德義。害身的是才能。德義中之才能。嗚呼免矣。

謔非有道之言也。孔子豈不戲。竟是道理上脫洒。今之戲者。嫖矣。卽有滑稽之巧。亦近俳優之流。凝靜者恥之。

（評）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戲而不戲也。今之戲者。只求一時之可聽。不顧事後之難逃也。以至敗人名節。發人陰私。非虐而何。從道理上脫洒。則無此病。

無責人。自修之第一要道。能體人。養量之第一要法。

士大夫一身。斯世之奉宏矣。不蚕織而文繡。不耕畜而膏粱。不雇貸而車馬。不商販而積蓄。此何以故也。乃於世分毫無補。慚負兩間人。以大官詫市井兒。蓋棺有餘愧矣。

（評）士大夫蓋當如此著意。

君子慎求人。講道問德。雖屈己折節。自是好學之事。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

甯困頓沒齒可也。

言語之惡莫大於造謔。行事之惡莫大於苛刻。心術之惡莫大於深險。自家才德自家明白的才短德微。卽卑官薄祿已爲難稱。若以踰分而觖望。無窮却是難爲了造物。孔孟終身不遇。又當如何。

（評）平情之論。可砭熱中之疾。

一日與友人論修身之道。友人曰。吾老矣。某曰。公無自棄。平日爲惡。卽屬纊時。幹一好事。不失爲改過之鬼。况一息尙存乎。

（評）醒世語不可多得。

夫禮非徒親人。乃君子之所以自愛也。非徒尊人。乃君子之所以敬身也。君子之出言也。如嗇夫之用財。其見義也。如貪夫之趨利。

古之人勤厲。今之人惰慢。勤厲故精明而德日修。惰慢故昏蔽而欲日肆。是以聖人貴

憂勤而惕厲。

處世以譏訕爲第一病痛。不善在彼。我何與焉。

剛明。世之礙也。剛而婉。明而晦。免禍也夫。

非直之難。而善用其直之難。非用直之難。而善養其直之難。

處己不妨於薄。待人不妨於厚。責己不妨於厚。責人不妨於薄。

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強辯以飾非者。果何爲也。

（評）無心爲過。有心爲惡。知有過而不認。將流於惡。可不畏哉。

一友與人爭。而歷指其短。予曰。於十分中。君有一分不是否。友曰。我難說沒一二分。予曰。且將這一二分都沒了。纔好責人。

（評）此地此時。難得這當頭棒喝。喚醒癡迷。

蝸以涎見。覓蟬以聲見。黏螢以火見。獲故愛身者。不貴赫赫之名。

敬者。不苟之謂也。故反苟爲敬。

多門之室。生風多口之人生禍。

磨磚砌壁。不塗以堊。惡掩其真也。一堊則人謂糞土之牆矣。凡外飾者。皆內不足。至道。

無言。至言。無文。至文。無法。

智者不與命鬪。不與法鬪。不與理鬪。不與勢鬪。

學者。事事要自責。慎無責人。人不可我意。自是我無量。我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時。

自反。才德無不進之理。

(評)如此設想。原不曾吃虧。何苦自欺自足。

氣質之病小。心術之病大。

容貌要沉雅自然。只有一些浮淺之色。作僞之狀。便是少屋漏工夫。

(評)淺浮尙是本來面目。只是學問未到耳。作僞便有許多矯揉造作。自己甚苦人亦醜之。

德不怕難積。只怕易累。千日之積。不禁一日之累。是故君子防所以累者。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以忘勢爲德。

(評)四語合來。無非要人重義禮而忘勢利。

平生所爲。使怨我者得以指摘。愛我者不能掩護。亦省身之一大恥也。士君子慎之。故我無過而謗語滔天。不足驚也。可談笑而受之。我有過而幸不及聞。當寢不貼席。食不下咽矣。是以君子貴無惡於志。

(評)方是自反真正工夫。

身要嚴重。意要安定。色要溫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切。心要慈祥。志要果毅。機要縝密。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爲第一。言語以簡重真切爲第一。

(評)三者工夫原是一串。其效驗亦是一串。絲毫假裝不得。

進德莫如不苟。先要個耐煩。今人只爲有躁心而不耐煩。故一切苟且。卒至破大防而不顧。棄大義而不爲。其始起於一念之苟也。

不能長進。只爲昏弱兩字所苦。昏宜靜以澄神。神定則漸精明。弱宜奮以養氣。氣壯則漸強健。

有問密語者。囑曰。望以實心相告。余笑曰。吾內有不可瞞之本心。上有不可欺之天日。在本人有不掩之是非。在通國有不容泯之公論。一有不實。自負四愆矣。何暇以言貌誑門下哉。

(評)青天白日境界。光風霽月胸襟。如將見之。

與其抑暴戾之氣。不若養和平之心。與其裁既溢之恩。不若絕分外之望。與其爲後事之厚。不若施先事之薄。與其服延年之藥。不若守保身之方。

猥繁拂逆。生厭惡心。奮甯耐之力。柔豔芳穠。生沾惹心。奮跳脫之力。推挽衝突。生隨逐心。奮執持之力。長途末路。生衰歇心。奮鼓舞之力。急遽疲勞。生苟且心。奮敬慎之力。士君子只求四真。真心真口真耳真目真心無妄念真口無雜言真耳無邪聞真目無錯識。

愚者人笑之。聰明人疑之。聰明而愚者。其大智也。夫詩云靡哲不愚。則如不愚非哲也。以精到之識。用堅持之心。運精進之力。便是金石可穿。豚魚可格。更有甚麼難做之事。功難造之神聖。士君子碌碌一生。百事無成。只是無志。

其有善而彰者。必其有惡而揜者也。君子不彰善以損德。不掩惡以長慝。

余日日有過。然自信過發吾心。如清水之魚。纔發卽見。小發卽覺。所以卒不得遂其豪悍。至流浪不可收拾者。胸中是非。原先有以照之也。所以常發者何也。只是心不存。養不定。

纔爲不善。怕污了名兒。此是徇外心。苟可瞞人。還是要做。纔爲不善。怕污了身子。此是爲己心。卽人不知。或爲人疑謗。都不照管。是欺大廷易。欺屋漏難。欺屋漏易。欺方寸難。吾輩終日不長進處。只是箇怨尤兩字。全不反己。聖賢學問。只是箇自責自盡。自責自盡道理。原無邊界。亦無盡頭。若完了自家分數。還要聽其在天在人。不敢怨尤。况自家舉動。又多鬼責人。非底罪過。卻敢怨尤耶。以是知自責自盡的人。決不怨尤。怨尤的人。決不肯自責自盡。吾輩不可不自家一照看。纔照看。便知天人待我。原不薄惡。只是我多慚負處。

(評)人人自責自盡。不獨四海無爭。彌宇宙間。皆太和之氣矣。人心正而風俗厚。豈非快事。

無以小事動聲色。褻大人之體。

立身行己服人。甚難也。要看甚麼人不服。若中道君子不服。當蚤夜省惕。其意見不同。



性術各別。志向相反者。只要求我一箇是。也不須與他別白理會。

(評)明知與我相反。則不服之故。似可不必深論。還要因此求我一箇是字。不肯輕易放過。此孟子所云三自反。韓子所云責於己者。重以周也。

其惡惡不嚴者。必有惡於己者也。其好善不亟者。必無善於己者也。仁人之好善也。不啻口出。其惡惡也。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則惡惡亦君子所不免者。但恐爲己私作惡。在他人非可惡耳。若民之所惡而不惡。謂爲民之父母可乎。

(評)壞在爲己私作惡字。一涉於己。豈知有人。一涉於私。豈復有公。是非尙可問耶。世人糊塗。只是抵死沒自家不是。卻不自想我是堯舜乎。果是堯舜。則是沒一毫不是。我若是湯武。未反之前。也有分毫錯誤。如何盛氣拒人。巧言飾己。再不認一分過差耶。

(評)道理本自明顯。人不肯虛己反觀。遂終身無有進益。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爲之。西晉讎禮法而樂豪放。病本在此。安肆日偷。安肆者。懶散之謂也。此聖賢之大戒也。甚麼降伏得此二字。曰勤慎。勤慎者。敬之謂也。

（評）聖人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故云恭而安。然未嘗於恭外求安也。常人不能如此。而一味求安。勢必蕩然於禮法之外。放僻邪侈。何所不至。故聖人曰。以約失之者鮮。

慎者之有餘。足以及人。不慎者之所積。不能保身。

人不自愛。則無所不爲。過於自愛。則一無所爲。自愛者先占名實。利於國家。而迹不足以白其心。則不爲。自愛者先占利。有利於天下國家。而有損於富貴利達。則不爲。上之者。卽不爲富貴利達。而有累於身家妻子。則不爲。天下事。待其名利兩全。而後爲之。則所爲無幾矣。

家長不能令人敬則教令不行不能令人愛則心志不孚

與其喜聞人之過不若喜聞己之過與其樂道己之善不如樂道人之善

人生惟有說話是第一難事

或問修己之道曰無鮮克有終或問治人之道曰無忿疾於頑

人生天地間要做有益於世的人縱沒這心腸這本事也休作有損於世的人

說話如作文字字在心頭打點過是心爲草稿而口謄真也猶不能無過而况由易之言真是病狂喪心者

人到自家沒奈自家何時便可慟哭

福莫美於安常禍莫危於盛滿天地間萬物萬事未有盛滿而不衰者也而盛滿各有分量惟智者能知之是故卮以一勺爲盛滿甕以數石爲盛滿有甕之容而懷勺之懼則慶有餘矣

物忌全盛。事忌全美。人忌全名。是故天地有欠缺之體。聖賢無快足之心。而况瑣屑羣氓。不安淺薄之分。而欲滿其難厭之慾。豈不妄哉。是以君子見益而思損。持滿而思溢。不敢恣無涯之望。

靜定後看自家。是一箇甚麼人。

少年大病第一怕。是氣高。

言語不到千該萬該。再休開口。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其作用處。只是無不敬。

禍福者。天司之。榮辱者。君司之。毀譽者。人司之。善惡者。我司之。只理會我司。別個都莫照管。

吾人終日。最不可悠悠蕩蕩。作空軀壳。

不患無人所共知之顯名。而患有人所不知之隱惡。顯名雖著遠邇。而隱惡獲罪神明。省躬者懼之。

蹈邪僻則肆志抗顏。略無所顧忌。由義禮則羞頭愧面。若無以自容。此愚不肖之恆態。而士君子之大恥也。

物欲生於氣質。

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

(評)二者皆人所易忽。於此處亦有持操。則無之敢忽。故觀人每於所忽。

或問傲爲凶德。則謙爲吉德矣。曰謙真是吉。然謙不中禮。所損亦多。在上者爲非禮之謙。則亂名分。紊紀綱。久之令法不行。在下者爲非禮之謙。則取賤辱。喪氣節。久之廉恥掃地。君子接人未嘗不謹飭。持身未嘗不正大。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巧言令色足恭。某亦恥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君子無衆寡。

無小大無敢慢。何嘗貴傲哉。而其羞卑佞也。又如此。可爲立身行己者之法戒。

(評)事上接下之間。高傲者曰禮不可貶。卑諂者曰禮不可抗。紛紛聚訟。迄無定論。如能於禮字中求一中字。則過與不及皆非矣。謙不中禮。似猶不及禮意。其害禮一也。

屋漏尙有十目十手。爲人上者。大廷廣衆之中。萬手千目之地。譬之懸日月以示人。分毫掩護不得。如之何弗慎。

(評)爲人上者。處一呼百諾。爲所欲爲之地。而不知一舉一動。毫髮不能掩護。不可不慎。

舉世囂囂競競。不得相安。只是抵死沒自家。不是耳。若把自家。不是都認了。再替別人認一分。便是清甯世界。兩忘言矣。

(評)平恕道理。眞實學問。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更有長進。

(評)道理無窮。惟心虛者受益不盡。

中高第做美官。欲得足願。這不是了卻一生事。只是作人不端。或無善可稱。而分毫無補於世。則高第美官。反以益無謂之恥者也。而世顧以此自多。予不知其何心。

(評)高第美官。原不是容易做的。當自愧自勉之不暇。何暇自多耶。擔當處都要個自強不息之心。受用處都要個有餘不盡之處。

(評)自強不息。人乃有進步。有餘不盡。人乃有退步。

只一個耐煩心。天下何事不得了。天下何人不能處。

(評)有學問者能之。

六經四書。君子之律。小人犯法。原不曾讀法律。士君子讀聖賢書。而一一犯之。是又

在小人之下矣。

（評）至愚之人。亦怕犯律令。以經書爲律令。則隨處有體察之功。不肯只作一場話說。

稠衆中一言一動。大家環向而視之。口雖不言。而是非之公自在。果善也。大家同萌敬愛之念。果不善也。大家同萌厭惡之念。雖小言動。不可不謹。

理會得義命二字。自然不肯做低人。

（評）理會義字。便有許多不可不爲之事。理會命字。便有許多不可強求之事。按此卽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的學問。

●問學

熟思審處。德業之首務。銳意極力。德業之要務。有漸無已。德業之成務。深慮過計。德業之終務。



用。讀書人最怕誦的是古人語。做的是自家人。這等讀書。雖閉戶十年。破卷五車。成甚麼能辨真假。是一種大學問。萬古惟有真之一字。磨滅不了。此鬼神之所把握。風雲之所呵護。天地無此。不能發育。聖人無此。不能參贊。朽腐得此。可爲神奇。道也者。道此也。學也者。學此也。

(評)真字反面卽假字。一涉於假。任他經緯事業。善於彌縫。終久被人覷破。受人描描。然而當下能辨此者。卻難。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或問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來是一箇念頭。

(評)存萬物一體之胸襟。乃有各得其所之事業。體用一原。於此可見。

我信得過我。人未必信得過我。故君子避嫌。若以正大光明之心。如青天白日。又以至誠惻怛之意。如火熱水寒。何嫌之可避。故君子學問。第一要體信。只信了。天下無一些子事。

(評)果能個個求箇自信。却又信得不錯。則嫌可避。亦不必避矣。

要體認。不須讀盡古今書。只一部千字文。終身受用。不盡。故君子貴體認。悟者。吾心也。能見吾心。便是真悟。

明。理。省。事。此四字學者之要務。

今人不如古人。只是無識無學。學識須從三代以上來。纔正大。纔中平。今只將秦漢以來見識。抵死與人爭是非。已自可笑。况將眼前聞見。自己聰明。翹然不肯下人。尤可笑也。

學者大病痛。只是器量小。

識見議論最怕小家子勢。

學者只是氣盈。便不長進。含六合如一粒。覓之不見。吐一粒於六合。出之不窮。可謂大人矣。而自處如庸人。初不自表異。退讓如空夫。初不自滿足。抵掌攘臂。而視世無人。謂之以善服人。則可。

(評)攘臂抵掌。乃謂斯世無人。果善可服。已非有用之器。况未必善耶。氣盈二字。不但無益身心。兼且債事招禍。學者所宜深戒。

心術學術政術。此三者不可不辨也。心術要辨個誠偽。學術要辨個邪正。政術要辨個王伯。總是心術誠了。別個再不差。

脫盡氣習二字。便是英雄。

理以心得爲精。故當沉潛。不然耳邊口頭也。事以典故爲據。故當博洽。不然臆說杜撰也。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纔行一事。便思古人處這般事如何。纔處一人。便思古人處這般人如何。至於起居言動語默。無不如此。久則古人與稽。而動與道合矣。其要在存心。其工夫。又只在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思索矣。

（評）讀古人書。如能隨處印證。正如聚古今來多少良師益友。日夕切劘。那得無益。扶持資質。全恃學問。任是天資近聖。少此二字不得。三代而下。無全才。都是負了在天底。欠了在我底。縱做出掀天揭地事業來。仔細看他多少病痛。

勸學者歆之以名利。勸善者歆之以福祥。哀哉。

道理書盡讀。事務書多讀。文章書少讀。閒雜書休讀。邪妄書焚之可也。

君子知其可知。不知其不可知。不知其可知。則愚。知其不可知。則鑿。

余有責善之友。旣別兩月矣。見而問之曰。近不聞僕有過否。友曰。子無過。余曰。此吾之

大過也。何哉。拒諫自矜。而人不敢言。飾非掩惡。而人不能知。過有大於此者乎。使余卽聖人也。則可。余非聖人。而謂無過。余其大過哉。

(評)有過而人卽知之。人卽言之。其過必小。而其人之喜聞過。亦可見矣。若以人不知其過爲幸。以人不敢言其過爲能。過將何所底止。

工夫全在冷清時。力量全在濃豔時。

以是非決行止。而以利害生悔心。見道不明甚矣。

怠惰時看工夫。脫略時看檢點。喜怒時看涵養。患難時看力量。

今之爲舉子文者。遇爲學題目。每以知行作比。試問知個甚麼。行個甚麼。遇爲政題目。每以教養作比。試問做官養了那個。教了那個。若資口舌浮談。以自致其身。以要國家寵利。此與誑騙何異。吾輩宜惕然省矣。

(評)每拈一事。就要求此事之着落。口頭空話。於事無益。

學問之功。生知聖人亦不敢廢。不從學問中來。任從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妥貼。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已。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升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是確實心腸。真正學問。爲學爲政之得真味也。

(評)如此汲汲皇皇。求所當進。此心隨遇而安。無暇作願外之想。而所學與年俱進。不復有曠位之愆。

世間無一件可驕人之事。才藝不足驕人。德行是我性分事。不到堯舜周孔便是欠缺。欠缺便自可恥。如何驕得人。

有希天之學。有達天之學。有合天之學。有爲天之學。

聖學下手處是無不敬。住脚處是恭而安。

天下至精之理。至難之事。若以潛玩沉思求之。無厭無躁。雖中人以下。未有不得者。爲學第一工夫。要降得浮躁之氣。定。

學者萬病。只一箇靜字治得。

學問以澄心爲大根本。以慎口爲大節目。

讀書能使人寡過。不獨明理。此心日與道俱。邪念自不得而乘之。

(評)能解讀書可以寡過。則不負此書也矣。

古之學者。在心上做工夫。故發之外面者。爲盛德之符。今之學者。在外面做工夫。故反之於心。則爲實德之病。

(評)誠於中。自然形於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

事事有實際。言言有妙境。物物有至理。人人有處法。所貴乎學者。學此而已。無地而不學。無時而不學。無念而不學。不會其全。不詣其極。不止此之謂學者。今之學者。果如是。

乎。留心於浩瀚博雜之事。役志於靡麗刻削之辭。耽心於鑿真亂俗之技。爭勝於煩勞苛瑣之儀。可哀矣。而醉夢者又貿貿昏昏。若癡若病。華衣甘食。而一無所用心。不尤可哀哉。是故學者貴好學。尤貴知學。

凡字不見經傳。語不根義理。君子不出諸口。

古之君子。病其無能也。學之。今之君子。恥其無能也。諱之。

無才無學。士之羞也。有才有學。士之憂也。夫才學非有之難。而降伏之難。君子貴才學。以成身也。非以矜己也。以濟世也。非以夸人也。故才學如劍。當可試之時一試。不則藏諸室。無以銜弄。不然。鮮不爲身禍者。自古十人而十。百人而百。無一倖免。可不憂哉。

（評）降伏二字。最宜體玩。

人生氣質。都有個好處。都有個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救正那自家不好處。便了。



(評)遷善改過的道理。說得如許親切。

道學不行。只爲自家脚根。站立不住。或倡而不和。則勢孤。或守而衆撓。則志惑。或爲而不成。則氣沮。或奪於風俗。則念雜。苟非強有力者。欲自振拔難矣。

役一己之聰明。雖聖人不能智。用天下之耳目。雖衆人不能愚。

屋漏之中。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之眞學。眞養。勉強於大廷廣衆之中。幸一時一事。不露本象。遂稱之曰賢人君子。恐未必然。

身不修。而惴惴焉毀譽之。是恤。學不進。而汲汲焉榮辱之。是憂。此學者之通病也。

羅百家者。多浩瀚之詞。工一家者。有獨詣之語。學者欲以有限之目力。而欲竟其津涯。以鹵莽之心思。而欲探其蘊奧。豈不難哉。故學貴有擇。

講學人不必另尋題目。只將四書六經。發明得聖賢之道。精盡有心得。此心默契千古。便是眞正學問。

善學者如鬧市求前。摩肩重足。得一步便緊一步。

有志之士。要百行兼修。萬善俱足。若只作一種人。涇涇自守。沾沾自多。便不長進。

大學一部書。統於明德兩字。中庸一部書。統於修道兩字。

學識一分不到。便有一分遮障。譬之掘河分隔。一界土不通。便是一段流不去。須是衝開要一點礙。不得涵養。一分不到。便有一分氣質。譬之燒炭成熟。一分木未透。便有一分烟不止。須待灼透。要一點烟也不得。

除了中字。再沒道理。除了敬字。再沒學問。

心得之學。難與口耳者道。口耳之學。到心得者前。如權度之於輕重短長。一毫掩護不得。

學者只能使心平氣和。便有幾分工夫。心平氣和人。遇事却執持擔當。毅然不撓。便有幾分人品。

學莫大於明分。進德要知是性分。修業要知是職分。所遇之窮通要知是定分。性躁急人常令之理。紛解結性遲緩人常令之。逐獵追奔推此類則氣質之性無不漸反。

恆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裏面五分。外面只發得五分。多一釐不得。裏面十分。外面自發得十分。少一釐不得。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故曰不誠無物。

休躡著人家脚跟走。此是自得學問。

正門學脈切近精實。旁門學脈奇特玄遠。正門工夫戒慎恐懼。旁門工夫曠大逍遙。正門宗指漸次。旁門宗指徑頓。正門造詣俟其自然。旁門造詣矯揉造作。

學問博識強記易。會通解悟難。會通到天地萬物爲一。解悟到幽明古今無間爲尤難。強恕是最拙底學問。三近人皆可行。下此無工夫矣。

無慎獨工夫。不是真學問。無大庭效驗。不是真慎獨。終日嘵嘵。則是口頭禪耳。學問二字。原自外面得來。蓋學問之理。雖全於吾心。而學問之事。則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學。事事而問。攢零合整。融化貫串。然後此心與道方浹洽暢快。若怠於考古。恥於問人。聰明只自己出。不知怎麼叫做學者。

(評)學問者。卽前人已行之事。以證吾心自有之理。攢零合整。融會貫串。八字最宜體認。得其大段。而不能細入。得其零星。而不能貫通。都是不浹洽。如何得暢快。大學自慊兩字。從誠意來。而誠意之功。在卽物窮理。豁然貫通。

天地所以循環無窮。積成萬古者。只是四箇字。曰無息。有漸。聖學亦然。縱使生知之聖。敏則有功也。離此四字不得。

下手處是自強不息。成就處是至誠無息。

(評)自強不息。卽誠之功。可見誠字乃澈上澈下道理。希賢希聖工夫。

把矜心要去得毫髮都盡。只有些須意念之萌。面上便帶着聖賢志大心虛。只見得事。事不如人。只見得人人皆可取。矜念安從生。此念不忘。只一善便自足。淺衷狹量之鄙夫耳。

聖學入門。先要克己。歸宿只是無我。蓋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達人之障。此便是舜瞽關頭。死生歧路。

孟子歷論道統心傳。不出憂勤惕厲四字。其最親切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四語不獨作相。士農工商皆可作座右銘也。

(評)原來士農工商也離不得憂勤惕厲四字。

吾友楊道淵嘗自歎。以爲學者讀書當失意時便奮發曰。到家卻要如何。及奮發數日。或倦怠。或應酬。則曰。且歇下一時。明日再做。且卻二字循環過了一生。余深味其言。士君子進德脩業皆爲且卻二字所牽縛。白首竟成浩歎。果能一旦奮發有爲。鼓舞不

倦除卻進德是斃而後已工夫其餘事業不過五年七年無不成就之理。

(評)且卻二字病根由因循姑待上來居官亦多犯此。

讀書人只是箇氣高欲人尊己志卑欲人利己便是至愚極陋只看四書千言萬語教人是如此不是士之所以可尊可貴者以有道也這般見識有甚可尊貴處小子戒之。

(評)終日讀書者全是要人尊己要人利己卻不肯思其可尊可貴者是何物事皆由立錯了念頭走差了路徑急早回頭方可讀書。

●應務

閑暇時留心不成倉卒時措手不得胡亂支吾任其成敗或悔或不悔事過後依然如昨世之人如此者百人而百也凡事豫則立此五字極當理會。

實見得是時便當斬釘截鐵脫然爽潔做成一件事不可拖泥帶水靠壁倚牆責善要看其人如何其人可責以善又當自盡長善救失之道無指摘其所忌無盡數。

其所失無對人無峭直無長言無累言犯此六戒雖忠告非善道矣其不見聽我亦且有過焉尙何以責人。  
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評)皆退一步想。

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人宜慎之雖以至公無私之心作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蓋恆情多闕於遠誠小人不便於己私雖有良法胡成胡久。

(評)不立異以鳴高不逆情以干譽方是正當家數。

辨學術談至理直須窮到至處讓人不得所謂宗廟朝廷便便言者蓋道理古今之道

理政事國家之政事務。須求是乃已。我兩人皆置之度外。非求申我也。非求勝人也。何讓人之有。只是平心易氣。爲辯家第一法。纔聲高色厲。便沒涵養。

(評)以我言事理。所重者事理也。非爲我也。不顧事理之能明與否。而委蛇以從人。或激烈以申己。皆屬偏見。

五月縑絲。正爲寒時用。八月績麻。正爲暑時用。平日涵養。正爲臨時用。理直而出之以婉。善言也。善道也。

天下之物。紆徐柔和者多。長迫切躁急者多。短。故烈風驟雨。無崇朝之威。暴漲狂瀾。無三日之勢。催迫促調。非百板之聲。疾策緊銜。非千里之轡。人生壽夭禍福。無一不然。褊急者。可以思矣。

(評)不是教人安於怠緩。習於柔輒。要在出之寬舒耳。觀下文褊急二字可見。

將事而能弭。當事而能救。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



要其終。定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評）如此講才。方不是機巧一流。如此講識。方不是揣測一流。

凡禍患。以安樂生。以憂勤免。以奢肆生。以勤約生。以缺望免。以知足免。以多事生。以慎動免。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

撼大摧堅。要徐徐下手。久久見功。默默留意。攘臂極力。一犯手自家先敗。

事必要其所終。慮必防其所至。若見眼前快意便了。此最無識。故事有當怒而君子不怒。當喜而君子不喜。當爲而君子不爲。當已而君子不已者。衆人知其一。君子知其他也。

（評）有識之人。卽始以要終。卽小以觀大。故不以眼前之喜怒爲喜怒。此與矯情立異者迥別。

察言觀色。度德量力。此八字處世處人。一時少不得的。

聖人公好惡。衆人隨好惡。小人作好惡。

古人愛人之意多。今人惡人之意多。愛人故人易於改過。而視我也常親。我之教常易行。惡人故人甘於自棄。而視我也常讎。我之言益不入。

（評）雖烈日嚴霜。其中原有一段蘇昭發育之意。故受者易入。人之爲教。何以異此。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要帶二三分渾厚。若切中人情。人必難堪。故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非直遠禍。亦以留人掩飾之路。觸人悔悟之機。養人體面之餘。亦天地涵蓄之氣也。

父母在難。盜能爲我救之。感乎。曰。此不世之恩也。何可以弗感。設當用人之權。此人可用。可薦之乎。曰。何可薦也。天命有德。帝王之公典也。我何敢以私恩奸之。設當理刑之職。此人在獄。可縱之乎。曰。何可縱也。天討有罪。天下之公法也。我何敢以私恩翫之。曰。

何以報之。曰用吾身時爲之死可也。用吾家時爲之破可也。其他患難與之共可也。

〔評〕脫父母於患難。私恩也。朝廷刑賞。公義也。君子不以私廢公。故圖報不在乎此。第所云身爲之死。家爲之破。患難與共。其說近是。其事難行。爲盜之人。豈可以身家徇乎。盜者之患難。豈可共乎。然則將如之何。莫若竭言極力以規之。勸之以周給之。使不復盜。如彼不聽而陷於死。爲之存恤其子孫可也。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使動氣。兩個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評〕思所以取。則我之氣平。思所以處。則人之氣亦平。非惟不肯動氣。則是不必動氣矣。此方是處橫逆之眞學問。

世人相與。非面上則口中也。人之心固不能掩於面與口。而不可測者。則不盡於面與口也。故惟人心最可畏。人心最不可知。此天下之陷阱。而古今生死之衢也。予有一拙

法推之以至誠。施之以至厚。持之以至慎。遠是非。讓利名。處後下。則夷狄鳥獸可骨肉而腹心矣。將令深者立傾心。險者且化德。而何陷阱之予及也。不然。必予道之未盡也。處世只一恕字。可謂以己及人。視人猶己矣。然有不足以盡者。天下之事。有己所不欲。而人欲者。有己所欲。而人不欲者。這裏還須理會。有無限妙處。

君子與小人共事必敗。君子與君子共事。亦未必無敗。何者。意見不同也。今有仁者。義者。禮者。智者。信者。五人焉。而共一事。互相濟。而事無不成。五有主。而事無不敗。仁者欲寬。義者欲嚴。智者欲巧。信者欲實。禮者欲文。事胡以成。此無他。自是之心。勝而相持之。勢均也。歷觀往事。每有以意見相爭。至亡人家國。釀成禍變。而不顧。君子之罪大矣哉。然則如何。曰。勢不可均。勢均則不相下。勢均則無忌憚。而行其胸臆。三軍之事。卒伍獻計。偏裨謀事。主將斷一。何意見之敢爭。然則善天下之事。亦在乎通者當權而已。與小人處。一分計較。不得須要。放寬一步。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

(評)能解神速也。從安詳中做出。則無游移之患。亦無輕率之虞。

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贏得心中。有從容閒暇時便好。若應酬時勞擾。不應酬時牽挂。極是吃累的。分明不動聲色。濟之有餘。卻露許多痕迹。費許大張皇。最是拙工。

(評)全從學問涵養中得來。不然。即強制不動。於事未必有濟。

天下有兩可之事。非義精者不能擇。若到精處。畢竟有一可耳。

使氣最害事。使心最害理。君子臨事。平心易氣。

昧者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故於事鮮克有濟。惟智者能柔能剛。能員能方。能存能亡。能顯能藏。舉世懼且疑。而彼確然爲之。卒如所料者。見先定也。

無用之樸。君子不貴。雖不事機械變詐。至於術慧德知。亦不可無。

（評）論存心做人。與其機變。不如樸魯。至於任天下之事。則非樸魯無知者所能勝也。

神清人無忽語。機活人無癡事。

天下事只怕認不真。故依違觀望。看人言爲行止。認得真時。則有不敢從之君親。更那管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若作事先怕人議論。做到中間。一被誹謗。消然中止。這不止無定力。且是無定見。民各有心。豈得人人識見與我相同。民心至愚。豈得人人意思與我相信。是以作事。君子要見事後功業。休恤事前議論。事成後衆論自息。卽萬一不成。而我所爲者。合下便是當爲也。論不得成敗。

（評）成敗難以逆觀。毀譽亦無定憑。所可自勉者。合下先求一箇是字耳。

審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爲。而值可爲之地。聖人必做一番計。不得成敗。故圍成

不克。何損於舉動。竟是成當墮耳。孔子爲政於衛。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衛也得。只是這箇事。定姑息不過。今人做事。只計成敗。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

(評)事到有關係處。原只該計是非。不計成敗。大凡利害之心重。則是非之念輕。小事猶可。大事無望矣。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謂之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扣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我。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評)至理名言。可爲涉世龜鑑。

處人先求大體。居官先厚民風。

君子與人共事。當公人已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之歸諸人也。

(評)讓功任咎。則人樂爲我用。所見甚大。所全實多。

臨義莫計利害。論人莫計成敗。

有當然。有自然。有偶然。君子盡其當然。聽其自然。而不惑於偶然。小人泥於偶然。拂其自然。而棄其當然。噫。偶然不可得。並其當然者失之。可哀也。

計天下大事。只在要緊處一著。留心用力。別箇都顧不得。譬之賭棋。只在輸贏上留心。一馬一卒之失。渾不放在心上。若旁觀以此預計其高低。當局以此預亂其心目。便不濟事。

(評)此緊要一著。要看得明。守得定。方不失輕重之衡。

腐儒之迂說。曲士之拘談。俗子之庸識。躁人之淺見。譎者之異言。儉夫之邪語。皆事之賊也。謀斷家之所忌也。

智者之於事。有言之而不行者。有所言非所行者。有先言而後行者。有先行而後言者。



有行之既成。而始終不言其故者。要亦爲國家深遠之慮。而求其必濟而已。

善用力者就力。善用勢者就勢。善用智者就智。善用財者就財。夫是之謂乘。乘者。知幾之謂也。失其所乘。則倍勞而功不就。得其所乘。則與物無忤。與我無困。而天下享其利。

(評)人生最難得者。力也。勢也。智也。財也。此四者用之於正。何善之不可爲。用之於邪。何惡之不可作。總要在人善用耳。四就字。一乘字。有不肯錯用此四者。不肯輕用此四者二意。然人嘗云。我非不欲爲善。只是無勢力財智。愚謂是亦在人耳。有勢力者。以勢力行善。有財智者。以財智行善。固矣。卽無勢力財智。而以公正之語。行規勸之道。未嘗非善。甚至人微言輕。規勸亦不足取信。不妨存一點是是非非之公心。毋嫉善而暴惡。毋幸災而樂禍。毋口是而心非。毋欺愚而飾智。是亦善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此之謂也。

凡酌量天下大事。全要個通融周密。憂深慮遠。營室者之正方面也。有近視正而遠視

不正者。有準於短而不準於長者。有合於上而不合於下者。有協於左而不協於右者。既而遠近長短上下左右之皆宜也。然後執繩墨。運木石。鳩器用。以定萬世不拔之基。今之處天下事者。粗心浮氣。淺見薄識。得其一方而固執以求勝。以此圖久大之業。爲治安之計難矣。

（評）圖久大之基。必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非可卒辦於臨時。非可倖成於旦夕。築室之喻。極爲明切。並非教人瞻前顧後。築舍道旁之習。

巧者。氣化之賊也。萬物之禍也。心術之蠹也。財用之災也。君子不貴焉。

幹天下大事。非氣不濟。然氣欲藏不欲露。欲抑不欲揚。掀天揭地事業。不動聲色。不驚耳目。做得停停妥妥。此爲第一妙手。

疎於料事。而拙於謀身。明哲者之所懼也。

實處著脚穩處下手。

悔前莫如慎。始悔後莫如改。圖徒悔無益也。

事出於意外。雖智者亦窮。不可以苛責也。

君子動大事。十利而無一害。其舉之也必矣。然天下無十利之事。不得已而權其分數之多寡。利七而害三。則吾全其利而防其害。又較其事勢之重輕。亦有九害而一利者。爲之所利重而所害輕也。所利急而所害緩也。所利難得而所害可救也。所利久遠而所害一時也。此不可與淺見薄識者道。

（評）就利害中權其多寡。重輕緩急。久暫。此爲政至當不易之權衡度量也。

當事有四要。際、畔、要、果。決、怕、是、綿、執、持、要、堅、耐、怕、是、肥、機、括、要、深、沉、怕、是、淺、應、變、要、機、警、怕、是、遲。

不以外至者爲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裏面分數足始得。今人見人敬慢。輒有喜慍心。皆外重者也。此迷不破。胸中冰炭一生。

有一介必吝者。有千金可輕者。而世之論取與。動曰所值幾何。此亂語耳。

(評)所值幾何一語。揮霍者以此鳴其得意。鄙吝者以此文其偏私。故曰亂語。更有一種已取於人。則曰所值幾何。人取於己。則曰談何容易。尤屬悖謬。士君子有時重一介而輕千金。亦惟以道義爲衡耳。

才猶兵也。用之弔民伐罪。則爲仁義之師。用之暴寡陵弱。則爲劫奪之盜。是故君子非無才之患。患不善用才耳。故惟有德者能用才。

藏莫大之才。而以小利中其意。藏莫大之利。而以小害疑其心。此愚者之所必墮。而智者之所獨覺也。

區區與人較是非。其量與所較之人。相去幾何。

無識見的人。難與說話。偏識見的人。更難與說話。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

儕於小人哉

方嚴是處人大病痛。聖賢處人。離一溫厚。不得。故曰汎愛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愷悌。曰樂只。曰親民。曰容衆。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恁踽踽涼涼。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箇礙物。即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節狷介之才耳。

（評）士君子須有一段不容已於斯世斯民之熱衷。方可云濟世安民。程子所云存心利物。於物必有所濟也。若一副冰冷面目。孤寂心腸。止知有己。不知有人。何從論其用世何如耶。

飯休不嚼而咽。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話。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做。見前面之千里。不若見背後之一寸。故達觀非難。而反觀爲難。見見非難。而見不見爲難。此舉世之所迷。而智者之獨覺也。

仕途上只應酬無益。人事工夫占了八分。更有甚精力時候。修正經職業。我嘗自喜行三種方便。甚於彼我有益。不面謁人。省其疲於應接。不輕寄書。省其困於裁答。不乞求人。看顧。省其難於區處。

(評)謁人寄書。亦以體察事理。通達物情。未可同求人看顧。一概抹煞。只須將無益應酬省之。

處天下事。先把我字閣起。千軍萬馬中。先把人字閣起。

處毀譽。要有識有量。今之學者。儘有向上的。見世所譽而趨之。見世所毀而避之。只是識不定。聞譽我而喜。毀我而怒。只是量不廣。真善惡在我。毀譽於我。無分毫相干。

(評)好惡者心理之同。毀譽則過而涉於私矣。一庸人譽之則加喜。一庸人毀之則加怒。是亦衆人而已矣。

接人要和中。有介處事要精。中有果認理要正。中有通。

實言實行實心無不孚人之理

當大事要心神定心氣足。

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寬宏。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懊恨耳。

君子之處事也。要我就事。不令事就我。其長民也。要我就民。不令民就我。

某應酬時。有一大病痛。每於事前疏忽。事後檢點。檢點後輒悔吝。閒時慵懶。忙時急迫。急後輒差錯。或曰。此失先後著耳。如把檢點心。放在事前。省得檢點。又省得悔吝。肯把急迫心。放在閒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挂。大率我輩。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心。一謹之不能。而謹無益之謹。一勤之不能。而勤無及之勤。於此心倍苦。而於事反不詳焉。昏懦甚矣。書此以自誠。

〔評〕世間當爲之事。看去似易。行到中間。偏有許多阻礙。許多磨挫。力量不足。執持

不定。不免半途而廢。故聖門論學。知及必兼仁守也。

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爲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爲恭我也。

(評)時時以此反照。自覺矜情躁氣。無所用之。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評)緩字是詳慎。不是怠緩。急字是果決。不是急遽。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正是此意。

我不能甯耐事。而令事如吾意。不則煩躁。我不能涵容人。而令人如吾意。不則譴怒。如是則終日無自在時矣。而事卒以償。人卒以怨。我卒以損。此謂至愚。

有由衷之言。有由口之言。有根心之色。有浮面之色。各不同也。應之者貴審。

富貴家之災也。才能身之殃也。聲名。謗之媒也。歡樂。悲之藉也。故惟處順境爲難。只是



常有懼心退一步做則免於禍。

衝繁地。頑鈍人。紛雜事。遲滯期。拂逆時。此中最好養火。

當繁迫事。使聾瞽人。值追逐時。騎病瘦馬。對昏殘燭。理爛亂絲。而能意念不躁。聲色不動。亦不後事者。其才器吾誠服之矣。

義所當爲。力所能爲。心欲有爲。而親友挽得回。妻孥勸得止。只是無志。

意主於愛。則詬罵撲擊。皆所以親之也。意主於惡。則獎譽綢繆。皆所以讎之也。

養定者。上交則恭而不迫。下交則泰而不忽。處親則愛而不狎。處疏則真而不厭。

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今弟子受父兄之責也。尙有所不

堪。而况他人乎。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此語不止全交。亦可養氣。

禍莫大於不讎人。而有讎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人。而有恩人之狀態。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

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慎之。

(評)若其當密不如勿言。不能密而令人密之。固屬不情。亦覺無謂。禍莫大於不體人之私。而又苦之。讎莫大於不諱人之短。而又訐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不怕千日密。只愁一事疏。

置其身於是非之外。而後可以折是非之中。置其身於利害之外。而後可以觀利害之變。

善用人的。是箇人都用得。不善用人的。是箇人用不得。

手段不可太闊。太闊則填塞難完。頭緒不可太繁。太繁則照管不到。

謙忍皆居尊之道。儉樸皆居富之道。故曰卑不學。恭貧不學。儉

君子不受人不得已之情。不苦人不敢從之事。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慎其所以激者。愧之則小人可使爲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爲小人。

世間事各有恰好處。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則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則失難。存心君子自得之體驗中耳。

(評)恰好卽中字也。無窮盡。無方體。故非存心者不能得。

事有可以義起者。不必泥守舊例。有可以獨斷者。不必觀望衆人。若舊例當。衆人是。莫非胸中道理。而彼先得之者也。方喜舊例免吾勞。方喜衆見印吾是。何可別生意見。以作聰明哉。此繼人之後者之所當知也。

(評)虛公之心。正大之體。能如此方纔歸到一是字。一切拘執紛更之習。不攻自破。大丈夫看得生死最輕。所以不肯死者。將以求死所也。死得其所。則爲善用死矣。成仁取義死之所也。

(評)成仁取義。不是看得死輕。正是看得死重。認得此身爲綱常名教之身。則生不虛生。死非徒死矣。

彰死友之過。此是第一不仁。生而攻之也。望其能改。彼及聞之也。尙能自辨。死而彰之也。何爲者。雖實過也。吾爲掩之。

(評)說來確有一段不可言。不必言之至理。不僅謂長厚當如此也。

爭利起於人各有欲。爭言起於人各有見。惟君子以澹泊自處。以知能讓人。胸中有無限快活處。

(評)看以知能讓人句。是事理已明。不必爭能負氣。非竟俯仰隨人。置是非可否於不問也。

定靜安慮得。此五字時時有。事事有。離了此五字。便是孟浪做。

(評)五字中之層次。尤須體會。方不是寂滅頓悟一流。

纔下手便想到究竟處。

對憂人勿樂。對哭人勿笑。對失意人勿矜。

卑幼有過。慎其所以責讓之者。對衆不責。愧悔不責。暮夜不責。正飲食不責。正歡慶不責。正憂悲不責。疾病不責。

嘗見一論人者云。渠只把天下事認真做。安得不敗。余聞之甚驚訝。竊意天下事儘認真做去。還做得不象。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工夫。成甚道理。天下事只認真做了。更有甚說。何事不成。方今大病痛。正患在不肯認真做。所以大綱常。正道理。無人扶持。大可傷心。嗟夫。武子之愚。所謂認真也。與。

(評)果能認真。卽偶有不成。亦復何恨。一涉於假。便是欺世盜名。更無論其成敗矣。明理義易。識時勢難。明理義。腐儒可能。識時勢。非通儒不能也。

令人可畏。未有不惡之者。惡生毀。令人可親。未有不愛之者。愛生譽。

善用力者。舉百鈞若一羽。善用衆者。操萬旅若一人。

恩莫到無以加處。情薄易厚。愛重成隙。

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悉事之理。

(評) 悉人之情。則於己方爲得理。悉事之理。則此事方克有濟。不是漫無主見。終日向人覓生活也。

只拿定一箇是字做。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的道理。更問甚占卜。信甚星命。

或曰趨吉避凶。保身之道。曰君父在難。正臣子死忠死孝之時。而趨吉避凶可乎。或曰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君毋乃專明於義理乎。曰有可奈何時。正須審時因勢。時勢亦求之識見中。豈於讖緯陰陽家求之耶。或曰氣數自然。亦強做不成。曰君子所安者義理。故以氣數從義理。不以義理從氣數。富貴利達。則付之天。進退行藏。則決之己。或曰到

無奈何時何如曰這也看道理病在膏肓望之而走扁鵲之道當如是也若屬纊頃刻萬無一生偶得良方猶然忙走灌藥孝子慈孫之道當如是也

(評)於理數二字闡發精透方寸中指南針也

十分識見人與九分者說便不能了恰况愚智相去不啻倍蓰而一不當意輒怒而棄之則皋陶禹稷伊傅契周召棄人多矣所貴乎有識而居人上者正以其能就無識之人因其微長而善用之也

(評)居上貴寬義正取此不但得體亦可集事

事不關係都歇過到關係時悔之何及事幸不敗都饒過到敗事時懲之何益是以君子不忽小防其敗也不恕敗防其再也

矯激之人加卑庸一等其害道均也吳季札陳仲子時苗郭巨之類是已君子矯世俗只到恰好處便止矯枉只是求直若過直則彼左枉而我右枉也故聖賢之心如衡處

事與事低昂。分毫不得高下。使天下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然後爲不詭於道。以激而發者。必以無激而廢。此不自涵養中來。算不得有根本的學者。涵養中人。遇當爲之事。來得不迫。若懶若遲。持得甚堅。不移不歇。彼攘臂抵掌而任天下之事。難說不是義氣。畢竟到盡頭處不全美。

(評)未嘗不是義所當爲之事。有激而發者。則於事之腠理。必有所不詳。事之機宜。必有所未安。故到頭處不爲全美。

毅然奮有爲之志。到手來只做得五分。確然矢不爲之操。到手來只守得五分。渠非不自信。未臨事之志向雖篤。既臨事之力量不足也。故平居觀人以自省。只可信得一半。休諉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

(評)急急於所當盡。而不役役於所不可知也。

斷之一字。原謂義所當行。卻念有牽纏。事有掣礙。不得脫然爽潔。纔痛煞煞下一箇斷



字如刀斬斧齊一般。總然只在大頭腦處成一箇是字。第二義都放下。况兒女情利害。念那顧得他。若待你百可意。干趁心。一些好事做不成。

(評)天下大事。原不是容易做的。也須如此。纔能有濟。

先衆人而爲後衆人而言。

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過七分。須含蓄以養人之愧。令其自新則可。

(評)責人者非有惡於其人。所以使之知過耳。既已愧悟而猶不已。逞一時之快。絕自新之機。豈不可惜。

天下事最不可先。必而預道之已定矣。臨時還有變更。况未定者乎。故甯有不知之名。無貽失言之悔。

(評)逞一時料事之明。貽終身失言之悔。如此者不一而足。可不戒與。

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脩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

對左右言。四顧無愧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胸中何累之有。

(評)以此反觀。最爲切要。戒語非規戒之語。乃私議人之短長。而又畏人知。故臨別戒其勿與人言。光明者不如是也。

世間好底分數。休占多了。我這裏消受幾何。其餘分數。任世間人占去。

(評)人生在世。自少至老。必要事事如意。此最苦最難之事。得此可以悟矣。

把天地間真實道理。作虛套子幹。把世間虛套子。作實事幹。吁。所從來久矣。非霹靂手段。變此錮習不得。

(評)此種氣習。官場尤甚。

規模先要箇闊大。意思先要箇安閒。古之人約己而豐人。故羣下樂爲之用。而所得常

倍。徐思而審處。故己不勞而事極精詳。褊急二字。處世之大礙也。

余生平做事發言。有一大病痛。只是箇盡字。是以無涵蓄。不渾厚。爲終身之大戒。

(評)凡事適可而止。過之則爲太盡。非於人有深刻。卽於理有穿鑿。故所宜忌。却不是要人學陰險一路。

凡當事無論是非邪正。都要從容蘊藉。若一不當意。便忿恚而決裂之。此人終非遠器。

(評)凡事只在理勝。不在氣勝。此非涵養不能。

余平生處人處事。激切之病。十居其九。一向在這裏克。仍舊消磨不去。始知不美之質。變化甚難。而况以無恆之志。不深之養。如何能變化得。若志定而養深。便是下愚也。移得一半。

(評)以激切爲病。非喜怠緩。非尙圓活。要出之以和平耳。

當急遽冗雜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理。一動火。種種都不濟。

(評)定靜安慮得。此中層次境界。一毫勉強不得。事休閒。大家行不行。舊規有不有。只看義上。協不協。勢不在我。而於義無害。且須勉從。若有害於義。卽有主之者。吾不敢從也。

(評)如此纔是腳踏實地。

守禮不足愧。亢於禮。乃可愧也。禮當下。則下。何愧之有。

(評)人多以禮爲拘爲詔。故愧之。不知禮所當然。不足愧。惟不合禮。乃可愧也。至有以能亢爲守禮者。亦屬偏見。

士君子之相與也。必求協。諧禮義。將世俗計較一切脫盡。今世號爲知禮者。全不理會聖賢本意。只是節文習熟。事理諳練。燦然可觀。人便稱之。自家欣然自得。泰然責人。嗟夫。自繁文彌尙。而先王之道湮沒。天下之苦相責。羣相逐者。皆末世之靡文也。求之於道。十九不合。此之謂習尙壞人。如飲狂泉。

(評)禮之用和爲貴。而和本於中。一切計較之私。浮靡之習。其失禮遠矣。凡處人不保確然之名分。便小有謙下不妨。得爲而爲之。雖無暫辱。必有後憂。卽不論利害論道理。亦云居上不驕。民可近不可下。

(評)今人爭較小節。動云名器攸關。所全者小。所失者大。

凡人初動一念是如此。及做出來却不是如此。事去回顧。又覺不是如此。只是識見不定。聖賢纔發一念。始終如一。卽有思索。不過周詳此一念耳。蓋聖賢有得於豫養。故安閒。衆人取辦於臨事。故眩惑。

(評)以游移爲慎重者。可以悟矣。

士君子須有三代以前一副見識。然後可以進退古今。權衡道法。可以成濟世之業。可以建不世之功。

(評)凡事就一時一事而言。是非尙無定憑。惟博觀往古。靜驗將來。則自有大段道。

理。經久規模。非小聰明。小見識。所能辦也。

●養生

天地間之禍人者。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欲。美聲令人多聽。美物令人多貪。美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寢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令人多戀。美景令人多留。美趣令人多思。皆禍媒也。不美則不令人多。不多則不令人敗。予有一室。題之曰遠美軒。而匾其中曰冷淡。非不愛美。懼禍之及也。夫魚見餌不見鉤。虎見羊不見阱。猩猩見酒不見人。非不見也。迷於所美。而不暇顧也。此心一冷。則熱鬧之景不能入。一淡則豔冶之物不能動。夫能知困窮。抑鬱。貧賤。輒軻之爲祥。則可與言道矣。

以肥甘愛兒女。而不思其傷身。以姑息愛兒女。而不恤其敗德。皆婦人之仁也。今之養生者。餌藥服氣。避險辭難。慎時寡欲。誠要法也。稽康善養生。而其死也。卻在所

慮之外。乃知養德。尤養生之第一要也。德在我而蹈白刃以死。何害其爲養生哉。以寡欲爲四物。以食淡爲二陳。以清心省事爲四君子。無價之藥。不名之醫。取諸身而已。仁者壽。生理完也。默者壽。元氣定也。拙者壽。元神固也。盜爲男戎。色爲女戎。人皆知盜之刼殺爲可畏。而忘女戎之刼殺。悲夫。飢寒痛癢。此我獨覺。雖父母不之覺也。衰老病死。此我獨當。雖妻子不能代也。自愛自全之道。不自留心。將誰賴哉。

氣有爲而無知。神有知而無爲。精者無知無爲。而有知有爲之母也。精天一也。屬水。水生氣。氣純陽也。屬火。火生神。神太虛也。屬無而麗於有。精盛則氣盛。精衰則氣衰。故飭溷而不蒸。氣存則神存。氣亡則神亡。故燭盡而火滅。

呻吟語 卷二 養生



# 呻吟語卷三

甯陵呂坤新吾著

桂林陳宏謀榕門評

◎天地

渾厚。天之道也。是故處萬物而忘言。然不能無日月星辰以昭示之。是寓精明于渾厚之中。

天地不可不知也。而吾知天地之所生。觀其所生。而天地之性情形體俱見之矣。是故觀子而知父母。觀器而知模範。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而造物之模範也。

天積氣所成。自吾身以上皆天也。日月星辰。去地八萬四千里。囿於積氣中。無纖隔微障。徹地光明者。天氣清甚。無分毫渣滓耳。故曰太清。

地道好生之至也。凡物之有根種者。必與之生。盡物之分量。盡己之力量。不至寒凝枯敗不止也。故曰坤稱母。

(評)萬物稟氣於天。成形於地。天地之德。雖同曰生。而生之功。惟地居多。猶人之於母也。

四時惟冬。是天地之性。春夏秋皆天地之情。故其生萬物也。動氣多而靜氣少。定則水。躁則火。吾心自有水火。靜則寒。動則熱。吾心自有冰炭。然則天地之冰炭。誰爲之。亦動靜爲之。陰生而宇宙入靜。至十月閉塞而成寒。一陽生而宇宙入動。至五月薰蒸而成暑。或者曰。五月陰生矣。而六月大暑。十一月陽生矣。而十二月大寒。何也。曰。陽不極則不能生陰。陰不極則不能生陽。勢窮則反也。微陰激陽。則陽不受激而愈熾。微陽激陰。則陰不受激而愈溢。氣逼則甚也。至七月正月。則陰陽相戰。客不勝主。衰不勝旺。過去者不勝方來。故七月大火西流。而金漸生水。正月析木用事。而水漸生火。蓋陰陽之氣。續接非直接。直接則絕。父母死而子始生。有是理乎。漸至非驟至。驟至則激。五穀種而能卽熟。有是理乎。二氣萬古長存。萬物四時咸遂。皆續與漸爲之也。惟續故不

已。惟。漸。故。無。迹。

陽不能藏。陰不能顯。纔有藏處。便是陽中之陰。纔有顯處。便是陰中之陽。靜生動。長動消。靜息息則生。生則長。長則消。消則息。

祿位名壽康寧順適子孫賢達。此天福人之大權也。然嘗輕以與人所最靳而不輕以予人者。惟名福善禍淫之言。至名而始信。大聖得大名。其次得名。視德無分毫爽者。惡亦然。祿位壽康在一身。名在天下。祿位壽康在一時。名在萬世。其惡者。備有百福。惡名愈著。善者。備嘗艱苦。善譽日彰。桀紂幽厲之名。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固天道報應之微權也。天之以百福予人者。恃有此耳。彼天下萬世之所以仰慕欽承。疾惡笑罵。其禍福固不小也。

自然謂之天。當然謂之天。不得不然謂之天。陽亢則旱。久旱必陰。久陰必雨。久雨必晴。此之謂自然。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夫唱婦隨。兄友弟恭。此之謂當然。小役大弱。役強貧。

役富賤役貴。此之謂不得不然。

心就是天。欺心便是欺天。事心便是事天。

天者未定之命。命者已定之天。天者大家之命。命者各物之天。命定而吉凶禍福隨之也。由不得天。天亦再不照管。

天地萬物只是一氣聚散。更無別箇。形者氣所附以爲凝結。氣者形所託以爲運動。無氣則形不存。無形則氣不住。

天地既生人物。則人物各具一天地。天地之天地。由得天地。人物之天地。由不得天地。人各任其氣質之天地。至於無涯。措其降衷之天地。幾於漸盡。天地亦無如之何也。已其吉凶禍福。率由自造。天何尤乎而怨之。

天者理也。理者天也。

有在天之天。有在人。有在天之先天。太極是已。有在天之後天。陰陽五行是已。有

在人之先天。元氣元理是已。有在人之後天。血氣心知是已。

輕清之氣爲霜露。濃濁之氣爲雲雨。春雨少者。薰蒸之氣未濃也。春雨多則洩夏之氣。而夏雨必少。夏雨多者。薰蒸之氣有餘也。夏少雨則積氣之餘。而秋雨必多。此謂氣之常耳。至於有霽潦之年。必有亢陽之年。則數年總計也。蜀中之漏天。四時多雨。雲中之高地。四時多旱。吳下之鄉。黃梅之雨爲多。則四方互計也。總之一箇陰陽。一般分數。先有餘則後不足。此有餘則彼不足。均則各足。是謂太和。太和之歲。九有皆豐。

（評）氣化不能無偏。是以聖人有裁成輔相之事。人生富貴福澤。莫不皆然。持盈保泰。斯無滿溢之患。

冬者。萬物之夜。所以待勞倦。養精神也。春生。夏長。秋成。而不培養之。以冬。則萬物之滅久矣。是知大冬嚴寒。所以仁萬物也。愈嚴凝。則愈收斂。愈收斂。則愈精神。愈精神。則生發之氣愈條暢。譬之人。須要安歇。今夜能熟睡。則明日必精神。故曰冬者。萬物之所以

歸命也。

(評)取喻醒快。先儒所謂人身一小天地也。

●世運

世人賤老而聖王尊之。世人棄愚而君子取之。世人恥貧而高士清之。世人厭淡而智者味之。世人惡冷而幽人寶之。世人薄素而有道者尚之。悲夫。世之人難與言矣。古昔盛時。民自飽煖之外。無過求自利用之外。無異好安身家之便。而不恣耳目之欲。家無奇貨。人無玩物。餘珠玉於山澤。而不知寶。贏繭絲於箱篋。而不知繡。偶行於途。而知貴賤之等。創見於席。而知隆殺之理。農於桑麻之外。無異聞士於禮義之外。無羨談公卿大夫於勸課訓迪之外。無簿書知官之貴。而不知爲民之難。知貧之可憂。而不知人富之可嫉。夜行不以兵。遠行不以餼。施人者非欲其我。德施於人者不疑其欲我之德。訢訢渾渾。其時之春乎。其物之胚蘖乎。吁。可想也已。

終極與始接困極與亨接

三皇是道德世界。五帝是仁義世界。三王是禮義世界。春秋是威力世界。戰國是智巧世界。漢以後是勢利世界。

士鮮衣美食。浮談怪說。玩日愒時。而以農工爲村鄙。女傅粉簪花。冶容學態。袖手樂遊。而以勤儉爲羞辱。官盛從豐。供繁文縟節。奔逐世態。而以教養爲迂腐。世道可爲傷心矣。

喜殺人是秦。愁殺人也是秦。秦之人昏惰侈肆。秦之事廢墜寬罷。秦之風紛華驕蹇。秦之前如水。上之篙。秦之世如高竿之頂。秦之後如下坡之車。故否可以致泰。泰必至於否。故聖人憂秦不憂否。否易振。泰難持。

造物有涯。而人情無涯。以有涯足無涯。勢必爭。故人人知足。則天下有餘。造物有定。而人心無定。以無定撼有定。勢必敗。故人人安分。則天下無事。

●聖賢

聖人不落氣質。賢人不渾厚便直方。便着了氣質色相。聖人不帶風土。賢人生燕趙則慷慨。生吳越則寬柔。就染了風土氣習。

性之聖人。只是箇與理相忘。與道爲體。不待思維。橫行直撞。恰與時中脗合。反之聖人。常無一心。循規蹈矩。前望後顧。才執得中字。稍放鬆。便有過不及之差。是以希聖君子。心上無一時任情恣意處。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己也。非以其能勝人也。子路不勝其好勇之私。是爲勇字所降伏。終不成箇剛者。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爲恂恂之顏子。其次魯鈍之曾子而已。

(評)好勇如子路。不得爲剛。而以顏子曾子爲剛。此卽夫子棖也。慾焉得剛。曾子自反而縮之義。而議論極其透關。

清、任、和、時。是孟子與四聖人議定的證法。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是



子思作仲尼的贊語。

堯舜功業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稱贊。不啻口出。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道原體不盡。心原趁不滿。勢分不可強。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聖人身囿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堯舜。伊尹看天下無一箇不是可憐的。伯夷看天下無一箇不是可惡的。柳下惠看天下無一箇不是可與的。

浩然之氣。孔子非無。但用的妙耳。孟子一生受用。全是這兩字。我嘗云。孟子是浩然之氣。孔子是渾然之氣。渾然是浩然的歸宿。浩然是渾然的作用。惜也。孟子未能到渾然耳。

(評)孟子之浩然。亦從勿助勿忘集氣所生。非任氣者可比。然不如孔子之不思不勉。純乎天理。故渾然之中有浩然。浩然者。却未能渾然。此聖賢之別也。

聖學專責人事。專言實理。

自古功業。惟孔孟最大且久。時雍風動。今日百姓也。沒受用處。賴孔孟與之發揮。而堯舜之業。至今在。

堯舜禹文周孔。振古聖人。無一毫偏倚。然五行所鍾。各有所厚。畢竟各人有各人氣質。堯敦大之氣多。舜精明之氣多。禹收斂之氣多。文王柔嘉之氣多。周公文爲之氣多。孔子莊嚴之氣多。熟讀經史。自見。若說天縱聖人。如太和元氣流行。略不沾著一些。四時之氣。純是德性用事。不落一毫氣質。則六聖人須索一箇氣象。無毫髮不同。方是平生不作圓軟態。此是丈夫能軟而不失剛方之氣。此是大丈夫聖賢之所以分也。聖賢之私書。可與天下人見。密事可與天下人知。不意之言。可與天下人聞。暗室之中。可與天下人窺。

好問好察。時著一我字不得。此之謂能忘。執兩端時著一人字不得。此之謂能定。欲見

之施行略無人己之嫌。此之謂能化。

聖人與衆人一般。只是盡得衆人的道理。其不同者。乃衆人自異於聖人也。天道以無常爲常。以無爲爲爲。聖人以無心爲心。以無事爲事。

爲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破綻。尤難。恐亙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都是半截人。前面破綻。後面修補。比至終年晚歲。纔得乾淨。成就了一箇好人。還天付本來面目。故曰湯武反之也。曰反。則未反之前。便有許多欠缺處。今人有過。便甘自棄。以爲不可復入聖人境域。不知盜賊也許改惡從善。何害其爲有過哉。只看歸宿處。成箇甚人。以前都饒得過。

(評)大聖大賢。俱從改過遷善中陶鎔出來。學者安得不於此處著力。

聖人不強人以太難。只是掇轉他一點自然底肯心。

聖人不隨氣運走。不隨風俗走。不隨氣質走。

聖人心上。再無分毫不自在處。內省不疚。既無憂懼。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釋然。卻是畏天命。悲人窮也。

聖人不矯。

亙古五帝三王不散之精英。鑄成一箇孔子。餘者猶成顏曾以下諸賢。至思孟而天地純粹之氣。索然一空矣。春秋戰國君臣之不肖也。宜哉。後乎此者。無聖人出焉。靳孔孟諸賢之精英。而未盡洩與。

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治人難。以聖賢之道出口易。以聖賢之道躬行難。以聖賢之道奮始易。以聖賢之道克終難。

（評）以聖賢教人。似易實難。莫若先以聖賢治身。人將慕而化之。卽不然而已。不失爲聖爲賢路上人。所得多矣。下二段尤關喫緊。言行不符。是假聖賢。始終不一。又成兩截。人必要認真到底方得。

聖人嘗自視不如人。故天下無有如聖人者。非聖人之過虛也。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一才一智。未必皆出聖人下也。以聖人無所不能。豈無一毫之未至。以衆人之無所能。豈無一見之獨精。以獨精補未至。固聖人之樂取也。此聖人之心。日歉然不滿足。日汲汲然不已於取善也。

(評)聖人原覺得道理無窮。智愚均有所得。皆足有益於我。並不是故爲退讓。故泰山不辭土壤。而益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而益佐其深。常人見不及此。所以終其身一無所有。常覺己之不足也。

士人口中談論。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著世俗。豈非聖賢路上人哉。但人非堯舜。誰無氣質稍偏。造詣未至。識見未融。體認未到。物欲未忘。底過失。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招認。以求相勸相規。所以終日說短道長。談天論性。看著自家便是聖人。更無分毫可增益處。只這見識。便與聖人作用。

自己不同。如何到得聖人地步。

(評)人多犯此方。以此爲善於彌縫。自占地步。究竟不能瞞人。卽或被我瞞過。亦於人無涉。徒然自貽缺陷耳。虛受益滿。招損真至言哉。

●品藻

聖人做出來。都是德性。賢人做出來。都是氣質。衆人做出來。都是習俗。小人做出來。都是私欲。

一種人難悅。亦難事。只是度量褊狹。不失爲君子。一種人易事。亦易悅。這是貪污軟弱。不失爲小人。

爲小人所薦者。辱也。爲君子所棄者。恥也。

小人有恁一副邪心腸。便有一段邪見識。有一段邪見識。便有一段邪議論。有一段邪議論。便引一項邪朋黨。做出一番邪舉動。其議論也。援引附會。儘成一家之言。攻之則

圓轉遷就而不可破。其舉動也。借善攻善。匿惡濟惡。善爲騎牆之計。擊之則疑似牽纏。而不可斷。此小人之尤。而借君子之迹者也。此藉君子之名。而濟小人之私者也。文藝自多浮薄之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此二人者。皆可憐也。而雄富貴者更可鄙。

(評)以富貴自雄。是心目中止。知有富貴。損人利己。患得患失。何所不至。故尤可鄙。士君子在塵世中。擺脫得開。不爲所束縛。擺脫得淨。不爲所污蠱。此之謂天挺人豪。陽君子取禍。陰君子獨免。陽小人取禍。陰小人得福。陽君子剛正直方。陰君子柔嘉溫厚。陽小人暴戾放肆。陰小人奸回智巧。

古今士率有三品。上士不好名。中士好名。下士不知好名。上士重道德。中士重功名。下士重詞章。斗筭之人重富貴。人流品格。以君子小人定之。大率有九等。有君子。中君子。才全德備。無往不宜者。有。

君子優於德而短於才者也。有善人恂雅溫樸。僅足自守。識見雖正而不能自決。躬行雖力而不能自保。有衆人才德識見俱無足取。與世浮沉趨利避害。碌碌風俗中無自表異。有小人偏氣邪心。惟己私是殖。苟得所欲亦不害物。有小人中小人貪殘陰狠恣意所極。而才足以濟之。斂怨怙終無所顧忌。外有似小人之君子高峻奇絕不就俗檢然規模宏遠。小疵不足以病之。有似君子之小人老詐穠文善藏巧借爲天下之大惡。占天下之大名。事幸不敗。當時後世皆爲所欺而竟不知者。有君子小人之間行亦近正而偏。語亦近道而雜。學圓通便近於俗。尙古樸則入於腐。寬便姑息嚴便猛鷲。是人也有君子之心。有小人之過者也。每至害道。學者戒之。

上才爲而不爲。中才只見有爲。下才一無所爲。

心術平易。制行誠直。言語疏爽。文章明達。其人必君子也。心術微曖。制行詭秘。語言吞吐。文章晦澀。其人亦可知矣。



有過不害爲君子。無過可指底。眞則聖人。僞則大奸。非鄉原之媚世。則小人之欺世也。  
（評）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凡自以爲無過者。只是自欺。尙不至於欺世。至於使人亦  
無過可指。則一生全在文飾上做工夫。直欲瞞昧終身。欺罔一世。非鄉原而何。非小  
人而何。

從欲則如附羶。見道則若嚼蠟。此下愚之極者也。  
有涵養人。心思極細。雖應倉卒。而胸中依然暇豫。自無粗疏之病。心粗便是學不濟處。  
功業之士。清虛者以爲粗才。不知堯舜禹湯皋陶稷契。功業乎。清虛乎。煖衣飽食。而工  
騷墨之事。話元虛之理。謂勤政事者爲俗吏。謂工農商者爲鄙夫。此敵化之民也。堯舜  
之世無之。

衆惡必察。是仁者之心。不仁者聞人之惡。喜談樂道。疏薄者聞人之惡。深信不疑。惟仁  
者。知惡名易以汚人。而作惡者之好爲誣善也。既察爲人所惡者何人。又察言者何心。

又察致惡者何由。耐心留意。獨得其真。果在位也。則信任不疑。果不在位。則舉辟無貳。果爲人所中傷也。則扶救必力。嗚呼。此道不明久矣。

見是賢者。就著意回護。雖有過差。都向好邊替他想。見是不賢者。就著意搜索。雖有偏長。都向惡邊替他想。自宋儒以來。率坐此失。大段都是個偏識見。所謂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者。惟聖人便無此失。只是此心虛平。

蘊藉之士。深沉負荷之士。宏重斡旋之士。圓通康濟之士。精敏反是。皆凡才也。卽聰明辯博無補焉。

君子之交怕激。小人之交怕合。斯二者禍人之國。其罪均也。

聖人把得定理。把不得定勢。是非理也。成敗勢也。有勢不可爲而猶爲之者。惟其理而已。知此則三仁可與五臣比事功。孔子可與堯舜較政治。

體懈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攘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

般人幹底幹天下事者。智深勇沉。神閒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真才也。世鮮識之。

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沒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沒有。世俗都在那爵位上。定人品。把那邪正。卻作第二着看。今有僕隸乞丐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天地間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環視達貴官人。似俛首居其下矣。論到此那富貴利達。與忠孝節義比來。豈真如泰山鴻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而下。士寒儒。其自視亦不可渺然小也。故論勢分。雖抱關之吏。亦有所下。以申其尊。論性分。則堯舜與途人。可揖讓於一堂。談心談道。孰貴孰賤。孰尊孰卑。故天地間。惟道貴。天地間人。惟得道者貴。山林處士。常養一箇傲慢輕人之象。常積一腹痛憤不平之氣。此是大病痛。好名之人。充其心。父母兄弟妻子。都顧不得。何者。名無兩成。必相形而後顯。葉人證父攘羊。陳仲子惡兄受鵝。周澤奏妻破戒。皆好名之心。爲之也。

理聖人之口易。理衆人之口難。聖人之口易爲衆人。衆人之口難爲聖人。豈直當時之毀譽。卽千古英雄豪傑之士。節義正直之人。一入議論之家。彼臧此否。各騁偏執。互爲雌黃。譬之舞文吏。出入人罪。惟其所欲。求其有大公至正之見。死者復生而嚮服者。幾人是生者。肆口而死者含冤也。噫。使臧否人物者。而出於無聞之士。猶昔人之幸也。彼擅著作之名。號爲一世傑。而言之不慎。則是獄成於廷尉。就死而莫之辯也。不仁莫大焉。是故君子之論人。與其刻也。甯恕之。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禍者。正直之過。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也。

(評)正直忠厚各有好處。亦各有偏處。要在人相濟爲用耳。

露才是君子大病痛。尤莫甚於飾才。露者不藏其所有也。飾者虛剽其所無也。士有三不顧。行道濟時人。顧不得愛身。富貴利達人。顧不得愛德。全身遠害人。顧不得

愛天下。

不欲爲小人。不能爲君子。畢竟作甚麼人。既是衆人。當與衆人伍矣。而列其身名於士大夫之林可乎。故衆人而有士大夫之行者榮。士大夫而爲衆人之行者辱。

天之生人。雖下愚亦有一竅之明。聽其自爲用而極致之。亦有可觀而不可謂之才。所謂才者。能爲人用。可員可方。能陰能陽。而不以己用者也。以己用。皆偏才也。

心氣和平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從容而不後事。急遽而不失容。脫略而不疏忽。簡靜而不涼薄。真率而不鄙俚。溫潤而不脂韋。光明而不淺浮。沉靜而不陰險。嚴毅而不苛刻。周匝而不煩碎。權變而不譎詐。精明而不猜察。亦可以爲成人矣。

烈士死志。守士死職。任士死忿。怨士死鬪。貪士死財。躁士死言。

知其不可爲而遂安之者。達人智士之見也。知其不可爲而猶極力以圖之者。忠臣孝

子之心也。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著。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評)心地寬慈。則開口行事。俱無迫促氣象。故存心爲要。

一箇俗念頭。一雙俗眼目。一口俗話說。任教聰明才辯。可惜錯活了一生。

(評)語云。凡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正謂此也。

或問君子小人。辨之最難。曰。君子而近小人之迹。小人而爲君子之態。此誠難辨。若其大都。則如皂白不可掩也。君子容貌。敦大老成。小人容貌。浮薄瑣屑。君子之心。正直光明。小人之心。邪曲微曖。君子之言。雅淡質直。惟以達意。小人之言。鮮穠柔質。務欲可人。君子與人。真誠而不養其過。小人與人。諛語而多濟其非。君子處權。可以盟天。質日。雖骨肉而不阿。小人處事。低昂世態。人情。雖昧理而不顧。君子臨義。慷慨當前。惟視天下國家人物之利病。其禍福毀譽。漠不關心。小人臨義。則觀望顧忌。先慮爵祿。身家妻子。

之便否。視社稷蒼生。漫不屬己。君子事上。禮不敢不恭。難使枉道。小人事上。身不知爲我。側意隨人。君子御下。防其邪而體其必至之情。小人御下。遂吾欲而忘彼同然之願。君子自奉節儉淡雅。小人自奉汰侈彌文。如此類者。色色頓殊。孔子曰。愚不知人。吾以爲終日相與。可定平生。雖善矜持。自有不可掩者在也。

（評）凡此數種。於何分別。曰公私之間而已。於此覷破。自不爲小人所惑。

今之論人者。於辭受不論道義。只以辭爲是。故禮雖可受。而君子避貪愛之嫌。於取與不論道義。只以與爲是。故禮雖當惜。而君子避吝嗇之嫌。於怨惡不論道義。只以忍爲是。故禮雖當較。而君子避無量之嫌。義當中立。人皆病其矯。而以和俗同衆爲達時。禮當辨分。人皆病其倨。而以過禮足恭爲盛德。惟儉是取者。不辨禮有當豐。惟默是貴者。不論事有當言。此皆察理不精。於道無識。貴賢智而忘其過者也。噫。與不及者。誠有間矣。其賊道均也。

(評)禮義之可貴者。惟其中也。過猶不及。君子非之。

以粗疏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深之語。以浮泛心看古人博洽之語。便加品隲。真孟浪人也。

(評)可爲妄肆批評。輕於辯駁者。痛下鍼砭。

尋行數墨。是頭巾見識。慎步矜趨。是裙釵見識。大刀闊斧。是丈夫見識。能圓能方。能大能小。是聖人見識。

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厲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己任。以檢身約己爲先圖。自有知以至於蓋棺。尙有未畢之性分。不了之心緣。乃西晉王衍輩一出。視身爲懶散之物。百不經心。放蕩於禮法之外。一無所忌。以浮談玄語。爲得聖之清。以滅禮廢教。爲得道之本。以浪游於山水之間。爲高人。以銜盃糟麴之林。爲達士。人廢職業。家尙虛無。不止亡晉。又開天下後世登臨題詠之禍。長惰慢放肆之風。以至於今。追原亂本。蓋開衅於莊



列而基惡於巢由。

無心者公。無我者明。當局之君子。不如旁觀之衆人者。有心有我之故也。

可恨讀底是古人書。作底是俗人事。

終日不歇口。無一句可議之言。高於緘默者百倍矣。

越是聰明人。越教誨不得。

強恕須是有這恕心。纔好勉強推去。若視他人飢寒痛楚。漠然通不動心。是恕念已無。

更強箇甚。還須是養箇恕出來。纔好與他說強。

盜莫大於瞞心昧己。而竊刼次之。

鄉原是似不是僞。孟子也只定他箇似字。今人却把似字作僞字看。不惟欠確。且末減

了他罪。

巢父許由。世間要此等人作甚。荷蕢晨門。長沮桀溺。知世間已不可爲。自有無道則隱。

一種道理。巢由一派。有許多人。皆污濁堯舜。噦吐皋夔。自謂曠古高人。而不知不仕無義。潔一身以病天下。吾道之罪人也。且世無巢許。不害其爲唐虞。無堯舜皋夔。巢許也沒安頓處。誰成就你箇高人。

而今士大夫聚首時。只問我輩奔奔忙忙。熬熬煎煎。是爲天下國家。欲濟世安民乎。是爲身家妻子。欲位高多金乎。世之治亂。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只於這兩箇念頭定了。嗟夫。吾輩日多而世益苦。吾輩日貴而世益窮。世何貴乎。有我輩哉。以激爲直。以淺爲誠。皆賢者之過。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後能稱輕重。若執偏見曲說。昧於時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非也。某過也。是瞽指星。聾議樂。大可笑也。

(評)作人固難。論人亦不易。

面色不浮。眼光不亂。便知胸中定靜。非久養不能。禮曰。儼若思。安定辭。善形容有道氣象矣。

於天理汲汲者。於人欲必淡。於私事耽耽者。於公務必疏。於虛文燁燁者。於本實必薄。聖人把持得義字最乾淨。無分毫利字干擾。衆人纔有義舉。便不免有箇利字來擾亂。去利字不得。便做義字不成。

有憂世之實心。泫然欲淚。有濟世之實才。施處輒宜。斯人也。我願爲曳屣執鞭。若聚談紙上微言。不關國家治忽。爭走塵中衆轍。不知黎庶死生。卽品格有清濁。均於宇宙無補也。

(評)士大夫出則當行道。濟時處亦當砥行厲俗。託言清品。無益於世。此乃天地間一棄物耳。

安重深沉是第一美質。定天下之大難者。此人也。任天下之大事者。此人也。剛明果斷。

次之。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機相可。宜周慎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明外朗。宜駕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家之用人。備用羣長。然而投之所向。輒不濟事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

操進退用舍之權者。要知大體。若專以小知觀人。則卓犖奇偉之士。都在所遺。何者。敦大節者。不爲細謹。有遠略者。或無小才。肩鉅任者。或無捷識。而聰明材辯敏給圓通之士。節文習熟。聞見廣洽之人。類不能裨緩急之用。嗟夫。難言之矣。

聖人悲時憫俗。賢人痛世疾俗。衆人混世逐俗。小人敗常亂俗。嗚呼。小人壞之。衆人從之。雖憫雖疾。竟無益矣。故明王在上。則移風易俗。

觀人則諒其心。心苟無他。迹皆可原。如下官之供應未備。禮節偶疏。此豈有意簡傲乎。

簡傲上官以取罪甚愚者不爲也何怒之有供應豐溢禮節卑屈此豈敬我乎將以悅我爲進取之地也何感之有

觀操存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飢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靜在震驚時

功士後名名士後功三代而下真功名之士絕少聖人以道德爲功名者也賢才以功名爲功名者也衆人以富貴爲功名者也

建天下之大事功者全要眼界大眼界大則識見自別

一切人爲惡猶可言也惟讀書人不可爲惡讀書人爲惡更無教化之人矣一切人犯法猶可言也做官人不可犯法做官人犯法更無禁治之人矣

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爲君子至此不爲君子真小人也小人當事則中人皆爲小人至此不爲小人真君子也

小人亦有好事。惡其人則並疵其事。君子亦有過差。好其人則並飾其非。皆偏也。  
顏淵透徹。曾子敦樸。子思縝細。孟子豪爽。

聞毀不可遽信。要看毀人者與毀於人者之人品。毀人者賢。則所毀者損。毀人者不肖。則所毀者重。考察之年。聞一毀言。如獲拱璧。不暇計所從來。枉人多矣。

是衆人卽當取其偏長。是賢者則當望以中道。

親疏生愛憎。愛憎生毀譽。毀譽生禍福。此智者所耿耿注意。而端人正士之所脫略而不顧之者也。考人品者不可不知。

精神只顧得一邊。任你聰明智巧。有所密必有所疏。惟平心率物。無毫髮私意者。當疏當密。一準於道。而人自相忘。

讀書要看三代以上人物。是甚學識。甚氣度。甚作用。漢之粗淺。便著世俗。宋之局促。便落迂腐。如何見三代以前景象。

名實如形影。無實之名。造物所忌。而矯僞者貪之。闇修者避之。俗氣入膏肓。扁鵲不能治。爲人胸中無分毫道理。而庸調卑識。虛文濫套。認之極真。而執之甚定。是人也。將欲救藥。知不可入。吾黨戒之。

(評)畫出一箇俗人模樣。

古者鄉有縉紳。家邦受其庇蔭。士民視爲準繩。今也鄉有縉紳。增家邦陵奪勞費之憂。開士民奢靡浮薄之俗。然則鄉有縉紳。鄉之殃也。風教之蠹也。吾黨可自愧自恨矣。

(評)士君子致仕家居。雖無民社之權。尙有鄉里之望。一息尙存。正宜濟人利物。排難解紛。用補未盡之職。稍贖在位之愆。卽或短於物力。限於勢分。亦宜言方行矩。砥厲末屬。何至使陵奪浮薄之習。自縉紳開之。曰殃曰蠹。其警縉紳也。嚴而切矣。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勢侵陵。受賄屬託。討占夫役。無此四惡。也。還算一分人。或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生有道。如此而後治生。無勢可藉者。

死乎。或曰親族有事。安得不申理。曰官自有法。有訟必藉請謁。無力可通者死乎。士大夫無窮餓而死之理。安用寡廉喪恥若是。

(評)試問士大夫當居官時。有以違禁諸事來相請託者。其許之否。地方有此違禁之人。其能不懲處之否。何以在官則亦知其不可容而捕。經掛冠卽緬顏鮮恥而躬自蹈之。不但不公。抑亦不智甚矣。

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人。畢竟在得道濟時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羞富貴利達之流也。若高自標榜。塵視朝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也。夫不仕無義。宇宙內皆儒者事。奈之何潔身娛己。棄天下理亂於不聞。而又非笑堯舜稷契之儔哉。使天下而皆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况有此樂乎。予無用世具。行將老桑麻間。故敢云。

(評)有位則行道濟時。無位則砥行厲俗。此是真實學問。方不是虛生無用之物。小人終日苦心。無甚受用處。既欲趨利。又欲貪名。既欲掩惡。又欲詐善。虛文浮禮。惟恐



其疏略。消沮閉藏。惟恐其敗露。又患得患失。只是求富求貴。畏首畏尾。只是怕事怕人。要之溫飽之外也。只與人一般。何苦自令天君無一息甯泰處。

（評）鄙夫患得患失。心勞日拙。總緣不知有義命二字。

滿面目都是富貴。此是市井小兒。不堪入有道門牆。徒令人嘔吐而爲之羞耳。若見得大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評）能見其大。則富而好行其德。貴而行道濟時。許多事業。何嘗不是富貴人做的。並不是教人一概塵視富貴也。細玩滿面都是數字。是心目中。止知有富貴。以此自固。以此驕人。全不想富者如何濟人。貴者如何治世。故可羞也。

古之論賢不肖者。不曰幽明。則曰枉直。則知光明洞達者爲賢。隱伏深險者爲不肖。真率爽快者爲賢。幹旋折轉者爲不肖。故賢者如白日青天。一見卽知其心事。不肖者如深谷晦夜。窮年莫測其淺深。直者如疾矢急弦。更無一些回護。枉者如曲鉤盤繩。不知

多少機關。故虞廷曰黜陟幽明。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觀人者之用明。舍是無所取矣。

(評)陽剛君子。陰柔小人。千古至理。觀人者可以鑒。自脩者可以勉。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衆人事。讓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

(評)讓美歸功。功自易集。分怨共過。過亦何傷。此惟明於大體。而存心公恕者能之。萬金之價。貨雖不售。不憂。販夫閉門數日。則愁苦不任矣。凡不見知而慍。不見是而悶。皆中淺狹而養不厚者也。

(評)待價而沽。怨尤悉泯。席珍待聘。奔競何來。全看本領如何。

古今觀人。離不了好惡。武叔毀仲尼。伯寮愬子路。臧倉沮孟子。從來聖賢。未有不遭謗毀者。故曰其不善者惡之。不爲不善。所惡不成。君子後世執進退之柄者。只在鄉人皆好之上取人。千人之譽。不足以敵一人之毀。更不察這毀言從何處來。更不察只毀人者是小人。是君子。是以正士傷心。端人喪氣。一入仕途。只在彌縫塗抹上做工夫。更不

敢得罪一人。嗚呼。端人正士。叛中行而惟鄉原是師。皆由是非失真。進退失當者。驅之也。

(評)操進退之柄者。是非毀譽。無日不至於前。置之則非公聽並觀之道。聽之則開游揚排擠之端。惟先就毀譽之人。決擇君子小人。則致毀譽之由。不辨自明。爲所毀爲所譽者。邪正立見。此爲用衆而不用於衆也。

●治道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評)就人。才上論。則爲正氣。就百姓。上論。則爲元氣。廟堂之正氣不失。則海宇之元氣自固。聖賢養賢以及萬民。其理如此。

六合之內。有一事一物。相陵奪假借。而不各居其正位。不成清世界。有匹夫匹婦。冤抑

憤懣而不得其分願。不成平世界。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箇實用。實用者。與吾身心關損益者也。凡一切不急之務。供耳目之玩好。皆非實用也。愚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悲夫。是故明君治天下。必先盡革靡文而嚴誅淫巧。

（評）凡事從身心上著想。自然切要。可以省累。可以養德。興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太驟。要長慮卻顧。

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害爲利。以行無所事爲興廢起敝。

從政自有箇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牴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便改弦易轍。譬如待民貴有恩。此大體也。卽有頑暴不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卽有淫肆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既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概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體故也。

(評)爲政有張弛。有寬嚴。總無非維持此大體。大體既得。更張何爲。末段論寬猛流弊。更爲切中。

著令甲者。凡以示天下萬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時必有滯礙。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疏漏。疏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所憑藉。而行者得以專擅。

(評)行法難。立法更難。自古如斯。

只有不容已之真心。自有不可易之良法。其處之未必當者。必其思之不精者也。其思之不精者。必其心之不切者也。故有純王之心。方有純王之政。

關雎是箇和平之心。麟趾是箇仁厚之德。只將和平仁厚念頭行政。則仁民愛物。天下各得其所。不然。周官法度。以虛文行之。豈但無益。且以病民。

爲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箇箇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協宜。這是本然職分。遂了這箇心。纔得暢然一霎。懽安然一覺睡。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貼。此

心如何放得下。何者爲一郡邑長。一郡邑皆待命於我者也。爲一國君。一國皆待命於我者也。爲天下主。天下皆待命於我者也。無以答其望。何以稱此職。何以居此位。夙夜汲汲。圖維之不暇。而暇於安富尊榮之奉。身家妻子之謀。一不遂心。而淫怒是逞。邪夫付之以生民之寄。甯爲盈一己之欲哉。一反思便當愧汗。

王法上承天道。下順民情。要箇大中至正。不容有一毫偏重偏輕之制。行法者要箇大公。無我不容有一毫故出故入之心。則是天也。君臣以天行法。而後下民以天相安。人情天下古今所同。聖人懼其肆。特爲之立中。以防之。故民易從。有亂道者。從而矯之。爲天下古今所難爲之事。以爲名高無識者相與駭異之。崇獎之以率天下。不知凡於人情不近者。皆道之賊也。故立法不可太激。制禮不可太嚴。責人不可太盡。然後可以同歸於道。不然是驅之使畔也。

振。玩。興。廢。用。重。典。懲。奸。止。亂。用。重。典。齊。衆。摧。強。用。重。典。

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才妒能之人。情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禍不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爲。好動喜事。何益。至大壞極弊。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爲哉。士君子委質。何爲哉。儒者以宇宙爲分內。何爲哉。

(評)講利弊處。揆度時勢。斟酌情理。有世道之職者。毋輕訾前人立法之不善。當益思奉法之得人耳。

聖明之世。情、禮、法三者不相忤也。末世情勝。則奪法。法勝。則奪禮。

先王爲政。全在人心。上用工夫。其體人心在我心上。用工夫。何者。同然之故也。故先王體人於我。而民心得。天下治。

天下之患。莫大於苟。可以而止。養頹靡不復振之習。成亟重不可反之勢。皆苟。可以三字爲之也。是以聖人之治身也。勤厲不息。其治民也。鼓舞不倦。不以無事廢常規。不以

無害忽小失。非多事。非好勞也。誠知夫天下之事。靡未然之憂者。尙多。或然之悔。懷太過之念者。猶貽不及之憂。競慎始之圖者。不免怠終之患。故耳。

天下之禍。成於怠忽者居其半。成於激迫者居其半。惟聖人能銷禍於未形。弭患於既著。夫是之謂知微。知彰。知微者。不動聲色。要在能察機。知彰者。不激怒濤。要在能審勢。精神爽奮。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聖人之治天下。鼓舞人心。振作士氣。務使天下之人。如含露之朝葉。不欲如久旱之午苗。

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須待文武之君臣。

治世莫先無僞。教民只是不爭。

公私兩字。是宇宙內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是天清地甯。政平訟息。



(評)先儒云。扶植正人。主持公道。此是有功造化事。信然。

王道感人處。只在以我真誠惻怛之心。體其委曲必至之情。是故不賞而勸。不激而奮。出一言而能使人致其死命。誠故也。

耐煩則爲三王。不耐煩則爲五霸。

一人憂則天下樂。一人樂則天下憂。

用威行法。宜有三豫。一曰上下情通。二曰惠愛孚素。三曰公道難容。如此則雖死而人無怨矣。

第一要愛百姓。朝廷以赤子相託付。而士民以父母相稱謂。試看父母之於赤子。是甚情懷。便知長民底道理。就是愚頑梗化之人。也須耐心漸漸馴服。王者必世而後仁。揣我自已德教。有俄頃過化手段否。奈何以積習慣惡之人。而遽使之帖然我順。一教不從。而遽赫然武怒耶。此居官第一戒也。有一種不可馴化之民。有一種不教而殺之罪。

此特萬分一耳。不可以立治體。

天下所望於聖人。只是箇安字。聖人所以安天下。只是箇平字。平則安。不平則不安矣。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易於爲亂。

太古之世。上下相忘。不言而信。中古上下求相孚。後世上下求相勝。上用法勝。下用欺以避法。下以術勝上。上用智以防術。以是而欲求治。胡可得哉。欲復古道。不如一待。以至誠。誠之所不孚者。法以輔之。庶幾不死之人心。尙可與還三代之舊乎。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評) 恩威乃治世大權。自上及下。離此二字不得。一不慎重。威不足。恩必濫。

居上之患。莫大於賞無功。赦有罪。尤莫大於有功不賞。而罰及無罪。是故王者任功罪。不任喜怒。任是非。不任毀譽。所以平天下之情。而防其變也。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救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

而已矣。

下情之通於上也。如嬰兒之於慈母。無小弗達。上德之及於下也。如流水之於間隙。無微不入。

宇宙有三綱。智巧者不能逃也。一王法。二天理。三公論。可畏哉。

治病要擇良醫。安民要擇良吏。良吏不患無人在。選擇有法。而激勸有道耳。

事有大於勞民傷財者。雖勞民傷財。亦所不顧。事有不關利國安民者。雖不勞民傷財。亦不可爲。

百姓只幹正經事。不怕衣食不豐足。君臣只幹正經事。不怕天下不太平。試問百司庶府所職者何官。終日所幹者何事。有道者可以自省矣。

法至於平盡矣。君子又加之以恕。乃知平者。聖人之公也。恕者。聖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不想者。加之以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

(評)平恕二字。千古立法之極則。亦千古行法之極則。

禮之有次第也。猶堂之有階。使人不得驟僭也。故等級不妨於太煩。階有級。雖急足者不得闊步。禮有等。雖倨傲者不敢陵節。

(評)行者不循階級。必至顛蹶。人不循禮。則干名犯分。刑辱隨之矣。爲政之道。第一要德。感誠孚。第二要令。行禁止。令不行。禁止與無官無政同。雖堯舜不能治一鄉。而况天下乎。

防奸之法。畢竟疏於作奸之人。彼作奸者。拙則作僞以逃防。巧則就法以生弊。不但不能去害而反益其害。彼作者十而防者一耳。又輕其罪以爲未犯者。勸法奈何得行。故行法不嚴。不如無法。

人情不論是非利害。莫不樂便己者。惡不便己者。居官立政。無論殃民。卽教養諄諄。禁令惓惓。何嘗不欲其相養相安。免禍遠罪哉。然政一行而未有不怨者。故聖人先之以

躬行。浸之以口語。示之以好惡。激之以賞罰。日積月累。耐意精心。但盡薰陶之功。不計俄頃之效。然後民知善之當爲。惡之可恥。默化潛移。而服從乎聖人。

(評)最愛先以躬行。示以好惡。二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如風之行。如草之偃。故所令反所好。而民不從。

三公。示無私也。三孤。示無黨也。九卿。示無隱也。事無私曲。心無閉藏。何隱之有。

天之氣運有常。人依之以作事。而百務成。物因之以長養。而百病少。上之政體有常。則下之志趣定。而漸可責成人之耳目。一而因以寡過。

(評)聖人云。無恆不可作巫醫。况爲政者。一言一動。萬民所觀瞻。一興一革。萬民所依賴。而以無定之心。恣難事之性。人心解體。法令不行。所關非淺。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斯世何補。恩威當使有餘。不可窮也。天子之恩威。止於爵三公。夷九族。恩威盡而人思以勝之矣。

故明君養恩不盡。常使人有餘榮。養威不盡。常使人有餘懼。此久安長治之道也。聖人之殺。所以止殺也。果於殺而不爲姑息。故殺者一二。而所全活者千萬。後世之不殺。所以滋殺也。不忍於殺。一二以養天下之奸。故生者可殺。而生者多。陷於殺。嗚呼。後世民多犯死。則爲人上者。婦人之仁爲之也。世欲治得乎。

守令於民。先有知痛知熱。如兒如女。一副真心腸。甚麼愛養曲成事業。做不出。只是生來沒此念頭。便與說綻唇舌。渾如醉夢。

爲人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與皂。儘能笑人。不可不慎也。

(評) 居官者一舉一動。俱如此想。自然不肯輕忽。

民情不可使不便。不可使甚便。不便則壅闕而不通。甚者令之不行。必潰決而不可收拾。甚便則縱肆而不檢。甚者法不能制。必放溢而不敢約束。故聖人同其好惡。以體其必至之情。納之禮法。以防其不可長之漸。故能相安相習。而不至於爲亂。

居官只一箇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負累。百姓省了多少勞費。

(評)快字卽敏則有功之義。看下文負累勞費字可見。不是要人輕舉妄動也。

智慧長於精神。精神生於喜悅。故責人者與其怒之也。不若教之與其教之也。不若化之。從容寬大。諒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隨事講說。隨時開諭。彼樂接引之誠。而喜於所好。感督責之寬。而愧其不才。人非木石。無不長進。故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無忿疾於頑。又曰匪怒伊教。又曰善誘人。今也不令而責之。豫不明而責之。喻未及令人。先懷怒意。挺詬恣加。既罪矣而不詳其故。是兩相讎。兩相苦也。爲人上者。切宜戒之。

(評)曰立教在寬。曰循循善誘。純是一片委曲成就。惟恐不卽於善之至意。固與忿激者不同。亦與縱弛者迥別。

寬人之惡者。化人之惡者也。激人之過者。甚人之過者也。

世間萬物皆有所欲。其欲亦是天理人情。天下萬世公共之心。每憐萬物有多少不得其欲處。有餘者盈溢於所欲之外而死。不足者奔走於所欲之內而死。二者均傷生之道也。常思天地生許多人物。自足以養之。然而不得其欲者。正緣不均之故耳。此無天地不是處。宇宙內自有任其責者。是以聖王治天下。不說均。就說平。其均平之術。只是箇絜矩絜矩之方。只是箇同好惡。

(評)聖人之擢節愛養。輔相裁成。總是同好惡中實在事業。所操者約。所及者廣。做官都是苦事。爲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人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後樂。衆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君子之建立。要其成而後見。事功之濟否。奈庸人俗識。讒夫利口。君子纔一施設。輒生議論。或附會以誣其心。或造言以甚其過。是以志趨不堅。人言是恤者。輒灰心喪氣。竟不卒功。識見不真。人言是聽者。輒罷君子之所



爲不使終事。嗚呼！大可憤心矣。古之大建立者，或利於千萬世，而不利於一時；或利於千萬人，而不利於一人；或利於千萬事，而不利於一事。其有所費也，似貪；其有所勞也，似虐；其不避嫌也，易以招摘取議；及其成功而心事如青天白日矣。奈之何鑠金銷骨之口，奪未竟之施，誣不白之心哉！英雄豪傑，冷眼天下之事，袖手天下之敵，付之長歎冷笑，任其腐潰決裂，而不之理，玩日愒月，尸位素餐，而苟且目前，以全軀保妻子者，豈得已哉！蓋懼此也。

赦何爲者，以爲冤耶？當罪不明之有司，以爲不冤耶？當報無辜之死恨，聖王有大慶，雖枯骨罔不蒙恩，今傷者傷矣，死者死矣，含憤鬱鬱，莫不欲讎我者，速罹於法，以快我心，而乃赦之，是何仁於有罪，而不仁於無辜也。將殘賊幸赦而屢逞，善良聞赦而傷心，非聖王之政也。故聖王眚災宥過，不待慶時，其刑赦也，不論慶時，夫是之謂大公至正之道。

官、貴、精、不、貴、多、權、貴、一、不、貴、分。大都之內。法令不行。則官多權分之故也。故萬事俱弛。名器於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係。是故袞冕非煖於綸巾。黃瓦非堅於白屋。別等威者。非有利於身。受跪拜者。非有益於己。然而聖王重之者。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漸。而示之殊也。是故雖有大奸惡。而以區區之名分折之。莫不失辭喪氣。吁。名器之義大矣哉。

（評）治世之道。理虛而禮實。辨上下。定民志。總離不得這物事。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其維世也意深哉。

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用人之道。貴當其才。理財之道。貴去其蠹。人君以識深慮遠者。謀社稷。以老成持重者。養國脈。以振厲明作者。起頽敝。以通時達變者。調治化。以秉公持正者。寄鈞衡。以燭奸嫉邪者。爲按察。以厚下愛民者。居守牧。以智深勇沉者。典兵戎。以平恕明允者。治刑。

獄以廉靜綜核者。掌會計以惜恥養德者。司教化則用人當其才矣。宮妾無慢棄之帛。殿廷無金珠之玩。近侍絕賄賂之通。寵幸無不賞之賞。臣工嚴貪墨之誅。迎送懲威福之濫。工商重淫巧之罰。衆庶謹僭奢之戒。游惰杜倖食之門。緇黃示誑誘之罪。倡優就耕織之業。則理財得其道矣。

官之所居曰任。此意最可玩。不惟取責任負荷之義。任者任也。聽其便宜信任而責成也。若牽制束縛。非任矣。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評)五者原非易事。須平情靜氣。清心寡欲。庶幾近之。

寓兵於農。三代聖王行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戰。無論卽戎。亦可弭盜。且經數十百年。不用兵。說用兵。纔用農。十分之一耳。何者。若有不道之國。則天子命曰某國不道。某

方伯連帥討之。天下無與也。天下所以享兵農未分之利。春秋以後。諸侯日尋干戈。農胥變而爲兵。舍穡不事。則吾國貧。因糧於敵。則他國貧。與其農胥變而兵也。不如兵農分。

(評)可見兵農之分爲二。亦其時勢使然。惟知其所以不得不分之故。而愛農以養兵。惜兵以衛民。則兵民仍屬一體。不必拘拘於兵民合一之古制。而已深得古意矣。因偶然之事。立不變之法。懲一夫之失。苦天下之人。法莫不良於此矣。

(評)朱子有云。法制無全利。無全害者。要看分數何如耳。如此紛更。總由未衡於分數之多寡耳。

禮繁則難行。卒成廢閣之書。法繁則易犯。益甚決裂之罪。

民鮮恥。可以觀上之德。民鮮畏。可以觀上之威。更不須求之民。

窮寇不可追也。遁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威也。

無事時埋藏著許多小人多事時識破了許多君子。

法者御世宰物之神器。人君本天理人情而定之。人臣爲天下萬世守之。非我物也。我何敢私。今也不然。人藉之以濟私。請託公行。我借之以市恩。聽從如響。而辯言亂政之徒。又借口曰長厚。曰慈仁。曰報德。曰崇尊。夫長厚慈仁。當施之於法之所不犯。報德崇尊。當求諸己之所得爲。奈何以朝廷公法。徇人情。申己私哉。此宦途之首戒也。

治世之大臣不避嫌。治世之小臣無橫議。

姑息之禍甚於威嚴。此不可與長厚者道。

動大衆。齊萬民。要主之以慈愛。而行之以威嚴。故曰威克厥愛。又曰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若姑息寬緩。煦煦沾沾。便是婦人之仁。一些事濟不得。

（評）慈愛非威嚴不能行。威嚴非慈愛亦不能行。名色雖殊。其理一也。

爲政以徇私弭謗。違道干譽爲第一恥。爲人上者。自有應行道理。合則行。不合則去。若

委曲遷就計利就害不如奉身而退。

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皋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淳樸未散之世宜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聽之法不足以盡民而疑獄難決自古有之故聖人甯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今人決獄輒恥不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之心殺人大可恨也夫天道好生鬼神有知奈何爲此故甯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亦有殺人之罪司刑者慎之。

（評）凡事不可輕疑惟決獄不可不疑此疑字從慎重矜恤中來一有恥其不明之心必有臆決之患刑獄何等事也而臆決乎哉。

大纛高牙鳴金奏管飛旌捲蓋清道唱騶輿中之人志驕意得矣蒼生之疾苦幾何職業之脩廢幾何使無愧於心焉卽匹馬單車如聽鈞天之樂不然是益厚吾過也婦人孺子豈不驚炫恐有道者笑之故君子之車服儀從足以辨等威而已所汲汲者固自

有在也。

(評)仕宦場中如此設想。便有許多自責自勉道理。不肯輕易閑曠。

徇情而不廢法。執法而不病情。居官之妙悟也。聖人未嘗不履正奉公。至其接人處事。大段圓融渾厚。是以法紀不失。而人亦不怨。何者無躁急之心。而不狃一切之術也。寬簡二字。爲政之大體。不寬則威令嚴。不簡則科條密。以至嚴之法。繩至密之事。是謂煩苛暴虐之政也。用已擾民。明王戒之。

罪不當答。一撻便不是。罪不當怒。一叱便不是。爲人上者慎之。

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

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之。弊端最不可開。弊風最不可成。禁弊端於未開之先。易。挽弊風於既成之後。難。識弊

端而絕之。非知者不能。疾弊風而挽之。非勇者不能。聖王在上。誅開弊端者以徇天下。則弊風自革矣。

爲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當與革者。不過什一。外此則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烜赫之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智名。勇功爲第一。至於雷厲風行。未嘗不用。譬之天道。以冲和鎮靜爲常。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

罰人不盡數其罪。則有餘懼。賞人不盡數其功。則有餘望。

聖王之道。以簡爲先。惟簡可以清心。惟簡可以率人。惟簡可以省人已之過。惟簡可以培壽命之原。惟簡可以養天地之財。惟簡可以不耗天地之氣。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有分曉。

（評）寬厚而權常在己。故人無所恃。精明而體貼人情。故人有所容。此中有大學問。



# 大經濟

爲政者貴因時。事在當因。不爲後人開無故之端。事在當革。不爲後人長不救之禍。治道之衰。起於文法之盛。弊蠹之滋。始於簿書之繁。彼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黔首。懵不見聞。卽有司專職。亦未嘗檢閱校勘。何者。千宗百架。鼠蠹雨泄。或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遵守。何所適從。祇爲積年老猾。媒利市權之資耳。其實於事體無裨。弊蠹無損也。嗚呼。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省。而世終不治。六合都是情世界。惟朝堂官府爲法世界。若也只徇情。世間更無處覓公道。進賢舉才而自以爲恩。退不肖之怨。誰其當之。奉君之命。盡己之職。而公法廢於私恩。此事之最不平者也。

新法非十有益於前。百無慮於後。不可立也。舊法非於事萬無益於理。大有害。不可更也。要在文者實之。偏者救之。弊者補之。流者反之。怠廢者申明而振作之。此治體調停。

之中策。百世可循者也。

善處世者。要得人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失。不惟帝王爲然。卽二人同行。亦離此道不得。

驕慣之極。父不能制子。君不能制臣。夫不能制妻。身不能自制。視死如飴。何威之能加。視恩爲玩。何惠之能益。不禍不止。故君子情勝不敢廢紀綱。兢兢然使所愛者知恩而不改肆。所以生之也。所以全之也。

(評)人知威勝之弊。而不知恩勝之害。威勝者可救以恩。恩勝者威不能制。此真善體人情也。

物理人情。自然而已。聖人得其自然者。以觀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能逃聖人之洞察。握其自然者。以運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覺爲所斡旋。卽其軌物所繩。近於矯拂。然拂其人。欲自然之私。而順其天理自然之公。故雖有崛強錮蔽之人。莫不憬悟而馴服。則聖人

觸其自然之機。而鼓其自然之情也。

(評)止云自然之人情。恐其中有涉於私情也。說到拂其人欲自然之私。而順其天理自然之公。是所謂好惡之公。平天下者所宜絜矩。而與民同之者。此也。監司視小民。霽然待。左右肅然待。寮案溫然待。屬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評)得情得體。居官名言。

自委質後。此身原不屬我。朝廷名分。爲朝廷守之。一毫貶損不得。非抗也。一毫高亢不得。非卑也。朝廷法紀。爲朝廷執之。一毫徇人不得。非固也。一毫任己不得。非蕙也。未到手時。嫌於出位。而不敢學。既到手時。迫於應酬。而不及學。一世業官。苟且只於虛套搪塞。竟不嚼真味。竟不及成功。雖位極三公。點檢真足愧汗。學者思之。

(評)一副聰明才力。一生光陰遭際。都被因循二字耽誤了。豈不可惜。

將古人心信今人。真是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道感今人。今人未必在豚魚下也。

水一壅必決。水一決必涸。世道縱極。必有操切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蔽。嚴極。必有長厚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福。此非獨人事。氣數固然也。故智者審勢相時。不決裂於一懲之後。而驟更以一切之法。昔有獵者入山。見騶虞。以爲虎也。殺之。尋復悔。明日見虎。以爲騶虞也。舍之。又復悔。主時勢者之過於所懲也。亦若是矣。

（評）矯枉過正。流弊無窮。救時者不可不知。

法多則遁情愈多。譬之逃者入千人之羣。則不可覓。入三人之羣。則不可藏矣。當多事之秋。用無才之君子。不如用無才之小人。

肩天下之任者。全要箇氣。御天下之氣者。全要箇理。

凡居官爲前人者。無干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難後人。爲後人者。無矜能露迹。爲一朝卽改革之政。以苦前人。此不惟不近人情。政體自不宜爾。若惡政弊規。不妨改圖。只是渾厚便好。

太和之氣。雖貫徹於四時。然生育長養。不專在於暄燠。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冲和之機者也。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嚴威之中。施長養之恩。何者。嚴不匱。惠易窮。威中之惠。鼓舞人羣。惠中之惠。驕弛衆志。盈天地間。只靠二種人爲命。曰農夫。織婦。卻又沒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

一代人才。自足以成一代之治。既作養無術。而又用之者非其人。無怪其萬事不理也。古者國不易君。家不易大夫。故其治因民宜俗。立綱陳紀。百姓與已相安。然後從容漸漬。日新月盛。而治功成。故曰必世後仁。曰久道成化。譬之天地不悠久。便成物不得。自封建變而爲郡縣。官無久煖之席。民無盡職之官。施設未竟。而讒毀隨之。建官未久而黜陟隨之。方燔熊脯而奪之薪。方繅繭絲而截其緒。一番人至。一度更張。各有性情。各有識見。百姓聞其政令。半不及理會。聽其教化。尙未及信從。而新者卒至。舊者廢闕。何所信從。何所遵守。况加以監司之掣肘。製一幘而不問首之大小。都使之冠。製一衣而

不同時之冬夏。必使之服。不審民情便否。卽以簿書督責。卽高才疾足之士。俄頃措置之功。亦不過目前小康。一事小補。而上以此爲殿。最下以此爲驩。虞嗚呼。傷心矣。先正有言。人不里居。田不井授。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愚謂建官亦然。政因地而定之。官擇人而守之。政善不得更張。民安不得易法。其多事擾民。任情變法。與惰政慢法者。斥逐之。更其人不易其治。則郡縣賢於封建遠矣。

法之立也。體其必至之情。寬以自生之路。而後繩其踰法之私。則上有直色。而下無心言。今也小官之俸。不足供饗殮。偶受常例。而輒以貪法罷之。是小官終不可設也。

駝負百鈞。蟻負一粒。各盡其力也。象飲數石。麤飲一勺。各充其量也。君子之用人。不必其效之同。各盡所長而已。

君子有君子之長。小人有小人之長。用君子易。用小人難。惟聖人能用小人。用君子在當其才。用小人在制其毒。

(評)進君子退小人。乃是正理。此蓋爲人才難得。節取之而已。駕馭之而已。人情只是箇好惡。立身要在端好惡。治人要在同好惡。故好惡異。夫妻父子昆弟皆寇讎。好惡同。四海九夷八蠻皆骨肉。

世道人心。民生國計。此是士君子四大責任。這裏都有經略。都有主張。此是士君子四大功業。

賞及淫人。則善者不以賞爲榮。罰及善人。則惡者不以罰爲辱。是故君子不輕施恩施。恩則勸。不輕動罰。動罰則懲。

古之爲人上者。不虐人。以示威。而道法自可畏。也不卑人。以示尊。而德容自可敬也。脫勢分於當階。而居尊之體。未嘗褻。見腹心於辭色。而防檢之法。未嘗疏。嗚呼。可想矣。

(評)威望法度。自有由中而發的至理。非聲音笑貌所能襲取也。

爲政以問察爲第一要。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今人塞耳閉目。只恁獨斷。以爲甯錯。

勿問恐蹈耳輒之病。此不求本原耳。吾心果明。則擇衆論以取中。自無偏聽之失。心一愚暗。卽詢岳牧芻蕘。尙不能自決。况獨斷乎。所謂獨斷者。先集謀之謂也。謀非集衆不精。斷非一己不決。

(評)權度在己。用人而不爲人所用。方可謂之集謀。方可謂之獨斷。

治道只要有先王一點心。至於制度文爲。不必一一復古。有好古者。將一切典章文物。都要反太古之初。而先王精意。全不理會。譬之刻木肖人。形貌絕似。無一些精神貫徹。依然是死底。故爲政不能因民隨時。以寓潛移默化之機。輒紛紛更變。驚世駭俗。紹先復古。此天下之拙夫愚子也。意念雖佳。一無可取。

(評)惟其意不惟其迹。可破泥古之弊。

君子作有益則輕千金。作無益則惜一介。假令無一介之費。君子亦不作無益。何也不敢以耳目之玩。開天下民窮財盡之端也。



(評)不當費而費。非但無益。亦且有損。故一介亦當惜之。惜字最妙。乃愛惜之以作有益之用。非終吝而不用也。鄙吝者不得藉口。

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

世界畢竟是吾儒世界。雖二氏之教。雜出其間。而紀綱法度。教化風俗。都是二帝三王一派家數。卽百家並出。只要主僕分明。所謂元氣充實。卽風寒入肌。瘡瘍在身。終非危症也。

(評)原爲自家沒主張。工夫不實在。故二氏乘虛而入。主僕元氣之喻。極爲明切。朱子云。若知自家有箇道理。不必外求。此心自各正其所。又云。是真難滅。是假難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使邪說如雪見日。然則排異端者。惟在自修自勉。紛紛攻擊。是落下一着也。

在上者當慎無名之賞。衆皆藉口以希恩。久遂相沿爲故事。故君子惡苟恩。苟恩之人。

顧一時市小惠。徇無厭者之情。而財用之賊也。

要知用刑本意。原爲弼教。苟寬能弼教。更是聖德感人。更見妙手作用。若只恃雷霆之威。霜雪之法。民知畏而不知愧。待無可畏時。依舊爲惡。何能成化。故畏之不如愧之。忿之不如訓之。遠之不如感之。

（評）弼者輔也。教有所窮。以刑補之。非專主乎刑也。本末先後之間。不可不知。一法立而一弊生。誠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爲是也。夫立法以禁弊。猶爲防以止水也。隄薄土疏。而乘隙決潰。誠有之矣。未有因決而廢防者。無弊之法。雖堯舜不能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故聖人苟立法。不懲小弊而廢良法。不爲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

（評）商鞅相秦。安石相宋。總爲悖乎理。逆乎情。法實不良。弊亦太甚。若能在情理上講求不錯。自可一直做去。甫歌孰殺。旋誦誰嗣。不害其爲良法也。

法者一也。法曹者執此一也。以貧富貴賤二之。則非法矣。或曰親貴難與疏賤同法。曰是也。八議已別之矣。八議之所不別而亦二之。將何說之辭。夫執天子之法而顧忌己之爵祿。以徇高明。以虐煢獨。如國法天道何。裂綱壞紀。擢善長惡。國必病焉。

治人治法不可相無。聖人竭耳目力。此治人也。繼之以規矩準繩六律五音。此治法也。說治人曰。有治人無治法。然則治人無矣。治法可盡廢乎。夫以藏在盟府之空言。猶足以伏六百年後之霸主。而况法乎。故治天下者。以治人立治法。法無不善。有治法以待治人。法無不行。

百姓得所。是人君太平。君民安業。是人臣太平。五穀豐登。是百姓太平。大小和順。是一家太平。父母無疾。是人子太平。

(評)想此五太平。如何調劑乃得。

有國家者。要知真正祥瑞。真正祥瑞者。致祥瑞之根本也。民安物阜。四海清平。和氣薰

蒸而祥瑞生焉。此至治之符也。至治已成而徵應乃見者也。卽無祥瑞何害其爲至治哉。若世亂而祥瑞生焉。則祥瑞乃異災耳。是故災祥無定名。治亂有定象。庭生桑穀。未必爲妖。殿生玉芝。未必爲瑞。靈吾自修之道而已。

水以潤苗。水多則苗腐。膏以助炤。膏重則炤滅。爲治一寬。非民之福也。故善人百年始可去殺。天有四時。不能去秋。

古之聖王。不盡人之情。故下之忠愛常有餘。後世不然。平日君民相與。僅足以存體面。而無可感之恩。甚或拂其心而懷待違之志。至於趨大事。把大難。皆出於分之不得已。以不得已之心。供所不欲之役。雖臨時固結。猶恐不親。而上之誅求責望。又復太過。故其空名積勢。不足以鎮服人心。而庇其身國。嗚呼。民無自然之感。而徒迫於不得不然之勢。君無油然之愛。而徒劫以不敢不然之威。殆哉。

(評)民有自然之情。有當然之情。更有不得不然之情。用民者不可不知。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子見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閔然而戚。與自家失所一般。

(評)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原有一段至情。非可強致。

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於才者。求盡吾心。限於勢者。求滿吾分。不愧於君之付託。與民之仰望。然後食君之祿。享君之奉。泰然無所歉。反焉無所愧。否則是食浮於功也。君子恥之。

(評)膺民物之重。必要物物得所。事事得理。煞是難事。惟時時存一惟恐有失所失理之想。庶不失恪恭奉職之意。若並無此想。是昧心也。是曠職也。限於才者。求盡吾心。限於勢者。求滿吾分。真至言哉。

古之學者。窮居而籌兼善之略。今也同爲寮案。後進不敢問先達之事。右署不敢知左

署之職在我。避侵職之嫌。在彼。生望蜀之議。是以未至其地。也不敢圖。既至其地。也未及習。急遽苟且。了目前之套數而已。安得樹可久之功。張無前之業哉。

(評)於名位則汲汲皇皇。不肯一日安於其職。於政務則悠悠忽忽。惟恐事之有累於己。廢時失業。終身無成。總由未知有義命二字。

平日讀書。惟有做官是展布時。將窮居所聞見。及生平所欲爲者。一一試嘗之。須是所理之政事。各得其宜。所治之人物。各得其所。纔是滿了本然底分量。

(評)體用一原。仕學一理。亦醒快亦透切。

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爲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爲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爲賊臣。

自家官靠著別人做。則是不肯踏定脚根。挺身自拔。此縉紳第一恥事。若鐵錚錚的做。將去任他如何。亦有不顛躓僵仆時。縱教顛躓僵仆也無可奈何。自是照管不得。

只是人情世故熟了甚麼大官做不到。只是天理人心合了甚麼好事做不成。  
(評)此人情在公一邊看熟者體察而熟悉之。不是揣摩世故曲徇人情。

以林臯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評)居官者之身心所託命者幾何人。一日之內所待理者幾何事。一有安樂懶散之心。是直以官爲戲。民生休戚。那得復到胸中邪。居官者潔己以愛民。毋剝民以益己。若竟當作治生營產。勢必日在小民分上較量錙銖。知有己不知有民。吝於出復奢於入。其始也鄙。其繼必至於貪。

作焉能爲有無底人。以之居鄉。儘可容得。只是受一命之寄。便是曠一命之官。在一日之職。便是廢一日之業。况碌碌苟苟。久居高華。唐虞三代課官是如此否。今以其不貪酷也而容之。以其善夤緣也而進之。國一無所賴。民一無所裨。而俾之貪位竊祿。此人何足責。用人者無辭矣。

近日居官。動說舊規。彼相沿以來。不便於己者悉去之。便於己者悉存之。如此舊規。百世不變。只將這念頭移在百姓身上。有利於民者悉修舉之。有害於民者悉掃除之。豈不是居官真正道理。噫。利於民生者。皆不便於己。便於己者。豈能不害於民。從古以來。民生不遂。事故日多。其繇可知已。

(評)爲知有己而不知有民者。痛下鍼砭。

古人事業精專。志向果確。一到手便做個孔子治魯三月而教化大行。今世居官奔走奉承簿書期會。不緊要底虛文。先占了大半工夫。况平日又無修政立事之心。急君愛民之志。蹉跎因循。但以浮泛之精神。了目前之俗事。卽有志者亦不過將正經職業帶修一二足矣。誰始此風。誰甚此風。誰當責任而不易此風。此三人之罪。不止於罷黜矣。

(評)將許多虛文俗套。當作官家祕訣。聚精會神。惟在於此。而於民生休戚。地方利弊。反以浮泛之心。作圖圖之局。實在可惜。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尙正直。今之居官也。尙媵阿。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譽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輒之容辭。網羅聲譽。至生民疾苦。若聳瞽然。豈不驟貴躡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吾黨恥之。

（評）爲上官者。按臨所至。當思一草一粟。辦之何處。一舉一動。爲著何人。縱不能事事有利於民。先求事事無損於民。地方自然蒙福。

喫這一箸飯。是何人收打底。穿這一疋帛。是何人織染底。大廈高堂。如何該我居住。安車駟馬。如何該我乘坐。獲飽煖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之苦。此士大夫

日夜不可忘情者也。不然其負斯世斯民多矣。

(評)大公之心。平情之論。居官者如此著想。鮮有不潔己而愛民者矣。

喜奉承是個愚障。彼之甘言卑辭。隆禮過情。冀得其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欲。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癡獸也。此居要路者之大戒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而小人也。則可。果君子也。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士君子嘗自檢點。晝思夜想。不得一時間卻。思想箇甚事。果爲天下國家乎。抑爲身家妻子乎。飛禽走獸。東驚西奔。爭食奪巢。販夫豎子。朝出暮歸。風餐水宿。他自食其力。原爲溫飽。又不曾受人付託。享人供奉。有何不可。士君子高官重祿。上藉之以名分。下奉之以尊榮。爲汝乎。不爲汝乎。乃資權勢而營鳥獸市井之圖。細思真是愧死。

(評)披心瀝膽。入理入情。真堪喚醒一世。

人只是怕當局。當局者之十，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智慮以得失而昏也。膽氣以得失而奪也。只沒了得失心，則志氣舒展。此心與旁觀者一般。何事不濟。

(評)恆言是非得失，不知是非者公，而得失者私也。是非者理，而得失者數也。得失之心重，則明者亦昏，勇者亦怯矣。

士君子到一個地位，就理會一個地位底職分。無逆料時之久，暫而苟，且其行無期，必人之用否而怠忽。其心入門就心安，志定爲久遠之計。即使不久於此，而一日在官一日盡職，豈容一日苟祿尸位哉。

(評)人能隨分自盡，及時自勉，不但於職無愧。吾身吾心，亦有多少益處。

有美意，必須有良法，乃可行。有良法，又須有良吏，乃能成。良吏者，本真實之心，有通變之才。厲明作之政者也。心真，則爲民懇至，終始如一。才通，則因地宜民，不狃於法。明作，則禁止令行。察奸釐弊，如是而民必受福。故天下好事，要做必須實做。虛者爲之，則文

具以擾人。不肖者爲之。則濟私以害政。不如不做。無損於益。

(評)美意良法。相輔而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世道之責者。當思爲法以擇人。毋因人而病法。

品第大臣。率有六等。上焉者。寬厚深沈。遠識兼照。造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無智名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其次。剛明任事。慷慨敢言。愛國如家。憂時如病。而不免太露鋒銳。得失相半。其次。安靜逐時。動循故事。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其次。持祿養望。保身固寵。國家安危。略不介懷。其次。貪功啓衅。怙寵張威。愎是任情。撓亂國政。其次。奸險凶淫。煽虐肆毒。賊傷善類。蠱惑君心。斷國家命脈。失四海之望。

(評)上下古今。囊括史事。臚列此數種出來。令人法戒昭然。

極寬過厚。足恭曲謹之人。亂世可以保身。治世可以敦俗。若草昧經綸。倉卒籌畫。荷天下之重。襄四海之難。永百世之休。旋乾轉坤。安民阜物。自有一等英雄豪傑。渠輩當束

之高閣。棄此身操執之常。而以圓輒沽俗譽。忘國家遠大之患。而以寬厚市私恩。巧趨人所未見之利。善避人所未識之害。立身於百禍不侵之地。事成而我有功。事敗而我無咎。此智巧士也。國家奚賴焉。

(評)巧宦心情。形容曲盡。

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朱註云。闇闇。和悅而諍。只一諍字。十分扶持世道。近世見上大夫。少不了和悅。只欠一諍字。

(評)諍字中。卽是直字。和悅正所以善用其直耳。不然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朝廷之上。豈反宜於不直。聖人事上。豈反出斯民下乎。今人只解得和悅二字。爲事上之道。卻不知。此中有一直字。世道人心。全繫乎此。

呻吟語 卷三 治道

# 呻吟語卷四

甯陵呂坤新吾著

桂林陳宏謀榕門評

## ◎人情

無所樂有所苦。卽父子不相親也。而况民乎。有所樂無所苦。卽戎狄且相親也。而况民乎。世之人聞人過失。便喜談而樂道之。見人規己之過。旣掩護之。又痛疾之。聞人稱譽。便欣喜而誇張之。見人稱人之善。旣蓋藏之。又搜索之。試思這個念頭。是君子乎。是小人乎。

乍見之。愚者所驚。漸至之。殃智者所忽也。以愚者而當智者之所忽。可畏哉。論人情。只往薄處求。說人心。只往惡邊想。此是私而刻底念頭。自家便是個小人。古人責人。每於有過中求無過。此是長厚心。盛德事。學者熟思。自有滋味。

人說己善則喜。人說己過則怒。自家善惡。自家真知。待禍敗時。欺人不得。人說體實則喜。人說體虛則怒。自家病痛。自家獨覺。到死亡時。欺人不得。

一貴達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儻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爲當。然厭惡貧賤以爲遭際。何炎涼如之而暇歎世情哉。

(評)退居林下。猶藉利達餘威。以誇耀鄉愚。陵辱鄉里者。皆是這個念頭爲之。得此可謂痛下鍼砭矣。

迷莫迷於明知。愚莫愚於用智。辱莫辱於求榮。小莫小於好大。

兩人相非。不破家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脣。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好。便是無限懽忻。

(評)退一步想。地位儘寬。不但爲人。正所以爲己也。



將好名兒都收在自己身上。將惡名兒都推在別人身上。此天下通情。不知此兩箇念頭都攪箇惡名在身。不如讓善引過。

露己之美者惡。分人之美者尤惡。而况專人之美。竊人之美乎。吾黨戒之。

守義禮者。今人以爲倨傲。工諛佞者。今人以爲謙恭。舉世名公達宦。自號儒流。亦迷亂相責而不悟。大可笑也。

無可知處。儘有可知之人而忽之。謂之瞽。可知處。儘有不可知之人而忽之。亦謂之瞽。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徇人。皆妄也。君子慎之。

(評)天理人情。原不可廢。但說箇做人情。未免私而不公。故不可徇也。

舌人之相與也。明目張膽。推心置腹。其未言也。無先疑。其既言也。無後慮。今人之相與也。小心屏息。藏意飾容。其未言也。懷疑畏。其既言也。觸禍機。安得心地光明之君子。而

與之披情懷、論肝膈也。哀哉。

古之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今人卻以所不能者病人。

古人名望相近則相得。今人名望相近則相妬。

福莫大於無禍。禍莫大於求福。

言在行先。名在實先。食在事先。皆君子之所恥也。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

（評）喫緊全在兩字。事之成敗。人之禍福。莫不有機。兩者其機也。

己無才而不讓能。甚則害之。己爲惡而惡人之爲善。甚則誣之。己貧賤而惡人之富貴。甚則傾之。此三妬者。人之大戮也。

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以屈局時。心居廣大。則無往而不泰。然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

(評)退一步想。便寬然有餘。越分多求。適以自苦。

不怕在朝市中無泉石心。只怕歸泉石時動朝市心。

積威與積恩二者皆禍也。積威之禍可救。積恩之禍難救。積威之後。寬一分則安。恩一分則悅。積恩之後。止而不加。則以爲薄。纔減毫髮。則以爲怨。恩極則窮。窮則難繼。愛極則縱。縱則難堪。不可繼則不進。其勢必退。故威退爲福。恩退爲禍。恩進爲福。威進爲禍。聖人非靳恩也。懼禍也。溼薪之解也。易燥薪之束也。難。聖人之靳恩也。其愛人無已之至情。調劑人情之微權也。

人皆知少之爲憂。而不知多之爲憂也。惟智者憂多。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易自惡之必察焉。自好之必察焉。難。

有人情之識。有物理之識。有事體之識。有事勢之識。有事變之識。有精細之識。有關大之識。此皆不可兼也。而事變之識爲難。關大之識爲貴。

聖人之道。本不拂人。然亦不求可人。人情原無限量。務可人。不惟不是。亦自不能。故君子只務可理。

（評）人情有公亦有私。事事求可乎人。是徇也。故惟準之於理。乃至公而無私。見利向前。見害退後。同功專美於己。同過委罪於人。此小人恆態。而丈夫之恥行也。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真、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又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恕。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改。然後可罪也。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人。體人。而後怒人。

（評）六者皆無心小過。情有可原。故恕之外。此則爲有心之惡。聖人有赦過之條。有不念舊惡之美。而終無怙惡縱惡之失。教人。而後責人。體人。而後怒人。可爲居上者

龜鑑。

直友難得。而又拒以諱過之聲色。佞人不少。而吾又接以喜諛之意態。嗚呼。欲不日入

入吾於惡也難矣。

(評)士君子最怕者自以爲是。居之不疑。所以達者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的工夫。並非終日向人尋生活也。

情不足而文之以言。其言不可親也。誠不足而飾之以貌。其貌不可信也。是以天下之事。貴真。真不容掩。而見之言貌。其可親可信也。夫。

聖人處世。只於人情上做工夫。其於人情。又只於未言之先。不言之表上做工夫。美。生。愛。生。狎。狎。生。玩。玩。生。驕。驕。生。悍。悍。生。死。

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

(評)也要看事理上有礙無礙。

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小人之律令也。禮義廉恥。此四者。君子之律令也。小人犯律令。刑於有司。君子犯律令。刑於公論。雖然。刑罰濫及。小人不懼。何也。非至當之刑也。毀謗交攻。君子不懼。何也。非至公之論也。

稱人以顏子無不悅者。忘其貧賤而歿。稱人以桀紂盜蹠無不怒者。忘其富貴而壽。好善惡惡之同然如此。而作人卻與桀紂盜蹠同歸。何惡其名而好其實耶。

聖人制禮。本以體人情。非以拂之也。聖人之心。非不因人情之所便而各順之。然順一時。便一人。而後天下之大不順便者。因之矣。故聖人不敢恤小便。拂大順。徇一時。弊萬世。其拂人情者。乃所以宜人情也。

好人之善。惡人之惡。不難於過甚。只是好己之善。惡己之惡。便不如此痛切。大凡與人情不近。卽行能卓越。道之賊也。聖人之道。人情而已。

(評)老泉曰。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曾子曰。是謂拂人之性。俱就好惡之公言。

人情要耐心體他。體到悉處。則人可寡過。我可寡怨。

(評)此亦就情之公者言。若係私情。如何能體到悉處。

恕之一字。是箇好道理。看那推心者。是箇甚麼。念頭好色者。恕人之淫。好貨者。恕人之貪。好飲者。恕人之醉。好安逸者。恕人之惰慢。未嘗不以己度人。未嘗不視人猶己。而道之賊也。故行恕者。不可以不審也。

(評)嘗以恕爲事事可行。人人可通。卻不道又有此等不可行不通之弊。由是推之。如己不喜琴書射獵。而卽禁人之不喜琴書射獵。如己不喜山水寶玩。而卽禁人之不喜山水寶玩。亦皆不可行不通者。此以見恕之理。精微奧妙。不可無權度於其間也。先生教我矣。

● 物理

春夏秋冬。不是四箇天。東西南北。不是四箇地。溫涼寒熱。不是四箇氣。喜怒哀樂。不是

四箇面。

臨池者不必仰觀。而日月星辰可知也。閉戶者不必遊覽。而陰晴寒暑可知也。

先得天氣而生者。本上而末下。人是已。先得地氣而生者。本下而末上。草木是已。得氣中之質者。飛得質中之氣者。走得渾淪磅礴之氣質者。爲山河。爲巨體之物。得游散纖細之氣質者。爲蠓蠖蟲蟻蠢動之蟲。爲苔蘚萍蓬藁蕪之草。

入釘惟恐其不堅。拔釘惟恐其不出。下鎖惟恐其不嚴。開鎖惟恐其不易。

火不自知其熱。冰不自知其寒。鵬不自知其大。蟻不自知其小。相忘於所生也。

聲無形色。寄之於器。火無體質。寄之於薪。色無着落。寄之草木。故五行惟火無體而用不窮。

大風無聲。湍水無浪。烈火無焰。萬物無影。

萬物得氣之先。



無功而食雀鼠是已。肆害而食虎狼是已。士大夫可圖諸座右。聖人因蛛而知網罟。蛛非學聖人而布絲也。因蠅而悟作繩。蠅非學聖人而交足也。物者天能。聖人者人能。執火不焦指。輪圓不及下者。速也。

●廣喻

劍長三尺。用在一絲之銛刃。筆長三寸。用在一端之銳毫。其餘皆無用之羨物也。雖然。使劍與筆。但有其銛者銳者焉。則其用不可施。夫無用者有用之資。有用者無用之施。易牙不能無饜子。歐冶不能無砧手。工輪不能無鑽斲。苟不能無。則與有用者等也。若之何而可以相病也。

坐井者不可與言一度之天。出而四顧。則始覺其大矣。雖然。雲木礙眼。所見猶拘也。登泰山之顛。則視天莫知其際矣。雖然。不如身遊八極之表。心通九垓之外。天在胸中。如

太倉一粒。然後可以語通達之識。

凡病人面紅如赭。髮潤如油者。不治。蓋萃一身之元氣血脈。盡於面目之上也。嗚呼。人君富四海。貧可以懼矣。

有國家者。厚下恤民。非獨爲民也。譬之於墉。廣其下。削其上。乃可固也。譬之於木。漑其本。剔其末。乃可茂也。夫墉未有上豐下狹而不傾。木未有露本繁末而不斃者。可畏也夫。

火之大灼者無煙。水之順流者無聲。人之情平者無語。

風之初發於谷也。拔木走石。漸遠而減。又遠而弱。又遠而微。又遠而盡。其勢然也。使風出谷也。僅能振葉拂毛。卽咫尺不能推行矣。京師號令之首也。紀法不可以不振也。

背上有物。反顧千萬。轉而不可見也。遂謂人言不可信。若必待自見。則無見時矣。

人有畏更衣而寒。而忍一歲之凍。懼一鍼之痛。而甘必死之瘍者。一勞永逸。可與有識。

者道。

齒之密比。不嫌於相逼。固有故也。落而補之。則覺有物矣。夫惟固有者。多不得少。不得以笨下車。駕騏驎。以盆池水養蛟龍。以小廉細謹。繩英雄豪傑。善官人者笑之。

水千流萬派。始於一源。木千枝萬葉。出於一本。人千酬萬應。發於一心。身千病萬症。根一於臟。

眩於千萬。舉世之大迷也。直指源頭。智者之獨見也。故病治一而千萬皆除。政理一而千萬皆舉矣。

毫釐之輕。斤鈞之所藉。以爲重者也。合勺之微。斛斗之所賴。以爲多者也。分寸之短。丈尺之所需。以爲長者也。

鑑不能自照。尺不能自度。權不能自稱。囿於物也。聖人則自照。自度。自稱。成其爲鑑。爲尺。爲權。而後能妍媸長短。輕重天下。

冰凌燒不熟。石砂蒸不黏。

火性空。故以蘭麝投之則香。以毛骨投之則臭。水性空。故烹茶則清苦。煮肉則腥羶。無我故也。無我故能物物。若自家有一種氣味雜於其間。則物矣。物與物交。兩無賓主。同歸於雜。如糞肉於茶。投毛骨於蘭麝。是謂渾淆駁雜。物且不物。况語道乎。射之不中也。弓無罪。矢無罪。鵠無罪。書之弗工也。筆無罪。墨無罪。紙無罪。

鎖鑰各有合。合則開。不合則不開。亦有合而不開者。必有所以合而不開之故也。亦有終日開。偶然抵死不開。必有所以偶然不開之故也。萬事必有故。應萬事必求其故。窗間一紙。能障拔木之風。胸前一瓠。不溺拍天之浪。其所託者然也。

海投以污穢。投以瓦礫。無所不容。取其寶藏。取其生育。無所不與。廣博之量足以納。觸忤而不驚。富有之積足以供。采取而不竭。聖人者萬物之海也。

人未有洗面而不閉目。撮紅而不慮手者。此猶愛小體也。人未有過簷滴而不疾走。踐

泥塗而不揭足者。此直愛衣履耳。七尺之軀。顧不如一履哉。乃沉之滔天之情海。拚於焚林暴怒之場。粉身碎體。甘心焉而不顧。悲夫。

惡言如鷓鴣之嗷。閒言如燕雀之喧。正言如狻猊之吼。仁言如鸞鳳之鳴。以此思之。言可弗慎與。

左手畫員。右手畫方。是可能也。鼻左受香。右受惡耳。左聽絲。右聽竹。目左視東。右視西。是不可能也。二體且難分。况一念而可雜乎。

擲髮於地。雖烏獲不能使有聲。投核於石。雖童子不能使無聲。人豈能使我輕重哉。自輕重耳。

一薪無焰。而百枝之束。燎原一泉無渠。而萬泉之會。溢海。

未有有其心而無其政者。如漬種之必苗。蕪蘭之必香。未有無其心而有其政者。如塑人之無語。畫鳥之不飛。

駒駟驚鄰而睡者不聞。垢污滿背而負者不見。

愛蝮虺而撫摩之。鮮不受其毒矣。惡虎豹而擊搏之。鮮不受其噬矣。處小人在不遠不近之間。

玄奇之疾。醫以平易。英發之疾。醫以深沉。闊大之疾。醫以充實。

千金之子。非一日而貧也。日朶月削。損於平日而貧於一旦。不咎其平日而咎其一旦。愚也是故君子重小損。矜細行。防微敝。

曳新屨者。行必擇地。苟擇地而行。則屨可以常新矣。

被桐以絲。其聲兩相借也。道不孤。成功不獨立。

坐對明燈。不可以見暗。而暗中人見對燈者甚真。是故君子貴處幽。

無涵養之功。一開口動身。便露出本象。說不得你有灼見真知。無保養之實。遇外感內傷。依舊是病人。說不得你有真傳口授。

磨墨得省身克己之法。膏筆得用人處世之法。寫字得經世宰物之法。陽主動。動生燥。有得於陽。則袒裼可以臥冰雪。陰主靜。靜生寒。有得於陰。則盛暑可以衣裘褐。君子有得於道。焉往而不裕如哉。外若可撓。必內無所得者也。

或問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何如。曰。體味之不免有病。士賢聖皆志於天。而分量有大。小。造詣有淺深者也。譬之適長安者。皆志於長安。其行有疾遲。有止不止耳。若曰跬步者。希百里。百里者。希千里。則非也。故造道之等。必由賢而後能聖。志之所希。便欲與聖人一般。

言教不如身教之行也。事化不如意化之妙也。事化信。信則不勞而教成。意化神。神則不知而俗變。螟蛉語生。言化也。鳥孚生。氣化也。鼈思生。神化也。

天道漸則生。躡則殺。陰陽之氣。皆以漸。故萬物長養。而百化昌遂。冬煖則生氣散。夏寒則生氣收。皆躡也。故聖人舉事。不駭人聽聞。

口塞而鼻氣盛。鼻塞而口氣盛。鼻口俱塞。脹悶而死。治河者不可不知也。故欲其力大而勢急。則塞其旁流。欲其力微而勢殺。則多其支派。欲其蓄積而有用。則節其急流。治天下之於民情也亦然。

木鐘撞之也有木聲。土鼓擊之也有土響。未有感而不應者。如何則是怨尤。或曰亦有感而不應者。曰以髮擊鼓。以羽撞鐘。何應之有。

積衰之難振也。如痿人之不能起。然若久痿。須補養之。使之漸起。若新痿。須鍼砭之。使之驟起。

我之子。我憐之。鄰人之子。鄰人憐之。非我非鄰人之子。而轉相鬻育。則不死爲恩矣。是故公衙不如私舍之堅。驛馬不如家騎之肥。不以我有視之也。苟擴其無我之心。則垂永逸者。不憚今日之一勞。惟民財與力之可惜耳。奚必我居也。懷一體者。當使芻牧之常足。惟造物生命之可憫耳。奚必我乘也。嗚乎。天下之有我久矣。不獨此一二事耳。學



者須要打破這籬籬。纔成大世界。

得良醫而撓之。與委庸醫而聽之。其失均。

道途不治。不責婦人。中饋不治。不責僕夫。各有所官也。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什襲而積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檢之。圍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醜好在我。我無飾也。愛憎在人。我無與也。

極必反。自然之勢也。故繩過絞則反轉。擲過急則反射。無知之物。尙爾。勢使然也。是把鑰匙。都開底鎖。只看投簧。不投簧。

蜀道不難。有難於蜀道者。只要在人得步。得步則蜀道若周行。失步則家庭皆蜀道也。未有冥行疾走於斷崖絕壁之道。而不傾跌者。

君子之教人。也能妙。夫因材之術。不能變其各具之質。譬之地然。發育萬物者。其性也。

草得之而爲柔。木得之而爲剛。不能使草之爲木。而木之爲草也。是故君子以人治人。不以我治人。

兩物交必有聲。兩人交必有爭。有聲兩剛之故也。兩柔則無聲。一柔一剛亦無聲矣。有爭兩貪之故也。兩讓則無爭。一貪一讓亦無爭矣。抑有進焉。一柔可以馴剛。一讓可以化貪。

石不入水者堅也。磁不入水者密也。人身內堅而外密。何外感之能入。物有一隙。水卽入。一隙物虛一寸。水卽入一寸。

撻人者槌也。而受撻者不怨槌。殺人者刃也。而受殺者不怨刃。

頸擊一首。足荷七尺。終身由之而不覺其重。固有之也。使他人之首枕我肩。他人之身在我足。則不勝其重矣。

不怕炊。不怕熟。只怕斷了火。火不斷時。煉金煑砂。可使爲水作泥。而今冷灶清鍋。卻恁空。

忙作甚。

水至清、不掩魚鱗之細。練至白、不藏蠅點之淄。故清白二字。君子以持身則可。若以處世道之賊而禍之藪也。故渾淪無所不包。幽晦無所不藏。

一人入餅肆。問餅直幾何。館人曰。餅一錢。一食數餅矣。錢如數與之。館人曰。餅不用麵乎。應麵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薪水乎。應薪水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又曰。不用人工爲之乎。應工錢若干。食者曰。是也。與之。歸而思於路曰。吾愚也哉。出此三色錢。不應又有餅錢矣。

昨見一少婦。行哭甚哀。聲似賢節。意甚憐之。友人曰。子得無視婦女乎。曰。非視也。見也。大都廣衢之中。好醜雜沓。情態繡紛。入吾目者。千般萬狀。不可勝數也。吾何嘗視。吾何嘗不見。吾見此婦。亦如不可勝數者而已。夫能使聰明不爲所留。心志不爲所引。如風聲日影然。何害其爲見哉。子欲入市而閉目乎。將有所擇而見乎。雖然。吾猶感心也。見

可惡而惡之。見可哀而哀之。見可好而好之。雖性情之正。猶感也。感則人。無感則天。感之正者。聖人感之。雜者。衆人感之。邪者。小人。君子不能無感。慎其所以感之者。此謂動處。試靜亂中。見治工夫。效驗都在這裏。

嘗與友人遊圃。品題衆芳。渠以豔色穠香爲第一。余曰。穠香不若清香。清香不若無香之爲香。豔色不如淺色。淺色不如白色之爲色。友人曰。旣謂之花。不厭穠豔矣。余曰。花也。而能淡素。豈不爲尤難哉。若松柏本淡素。則不須稱矣。

服砒霜巴豆者。豈不得腸胃一時之快。而留毒五臟。以賊元氣。病者暗受而不知也。養虎以除豺狼。豺狼盡而虎將何食哉。主人亦可寒心矣。是故梁冀去而五侯來。宦官滅而董卓起。

以佳兒易一跛子。子之父母不從。非不辨美惡也。各有所愛也。

一人多避忌。家有慶賀。一切尙紅而惡素。客有乘白馬者。不令入廡。閑有少年面白者。

善諧謔。以朱塗面入。主人驚問。生曰。知翁之惡素也。不敢以白面取罪。滿座大笑。主人愧而改之。

◎詞章

六經之文。不相師也。而後世不敢軒輊。後之爲文者。吾惑矣。擬韓臨柳。效馬學班。代相祖述。竊其糟粕。謬矣。夫文以載道也。苟文足以明道。謂吾之文爲六經可也。何也。與六經不相叛也。否則。發明申韓之學術。飾以六經之文法。有道君子。以之覆瓿矣。詩詞文賦。都要有箇憂君愛國之意。濟人利物之心。春風舞雩之趣。達天見性之精。不爲贅言。不襲餘緒。不道鄙迂。不言幽僻。不事刻削。不徇偏執。

議論之家。旁引根據。然而據傳莫如據經。據經莫如據理。

疏狂之人。多豪興。其詩雄讀之。令人灑落。有起懦之功。清逸之人。多芳興。其詩俊讀之。令人自愛。脫粗鄙之態。沉潛之人。多幽興。其詩澹讀之。令人寂靜。動深遠之思。冲澹之

人多雅興。其詩老讀之。令人平易。消童稚之氣。

愁紅怨綠。是兒女語。對白抽黃。是騷墨語。歎老嗟卑。是寒酸語。慕羶附腥。是乞丐語。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敘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之言。

(評)如此則凡看聖賢之書。俱於其中求一主意。不肯隨口念過。

眞字要如聖人燕居危坐端莊。而和氣自在。草字要如聖人應物進退存亡。辭受取予。變化不測。因事異施。而不失其中要之同歸。於任其自然。不事造作。

聖人垂世則爲持衡之言。救世則有偏重之言。持衡之言。達之天下萬世者也。可以示極偏重之言。因事因人者也。可以矯枉而不善讀書者。每以偏重之言垂訓。亂道也夫。誣聖也夫。

言語者。聖人之糟粕也。聖人不可言之妙。非言語所能形容。漢宋以來。解經諸儒。泥文

拘字破碎牽合。失聖人天然自得之趣。晦天下本然自在之道。不近人情。不合物理。使後世學者無所適從。且其負一世之高名。係千古之重望。遂成百世不刊之典。後學者豈無千慮一得。發前聖之心傳。而救先儒之小失。然一下筆開喙。腐儒俗士。不辨是非。噉指而驚。掩口而笑。且曰。茲先儒之明訓也。安得妄議。噫。此誠信而好古之義也。泥傳離經。勉從強信。是先儒阿意曲從之子也。昔朱子將終。尙改誠意註說。使朱子先一年而卒。則誠意章必非精到之語。使天假朱子數年。所改豈止誠意章哉。

詩辭要如哭笑。發乎情之不容已。則真切而有味。果真矣。不必較工拙。後世只要學詩辭。然工而失真。非詩辭之本意矣。故詩辭以情真切。語自然者爲第一。

古人無無益之文章。其明道也。不得不形而爲言。其發言也。不得不成而爲文。所謂因文見道者也。其文之古今工拙。無論唐宋以來。漸尙文章。然猶以道飾文。意雖非古。而文猶可傳。後世則專爲文章矣。工其辭語。渙其波瀾。鍊其字句。怪其機軸。深其意指。而

道則破碎。晦晦杳杳。是道之賊也。而無識者猶以文章崇尚之。哀哉。

文章有八要。簡切明盡。正大溫雅。不簡則失之繁冗。不切則失之浮泛。不明則失之含糊。不盡則失之疏遺。不正則理不足以服人。不大則失冠冕之體。不溫則暴厲刻削。不雅則鄙陋淺俗。廟堂文要有天覆地載。山林文要有仙風道骨。征伐文要有吞象食牛。奏對文要有忠肝義胆。諸如此類。可以例求。

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人負貨。努盡氣力。覓得幾文錢便了。不知此中是何細軟珍重。

(評)口誦心唯的工夫。身體力行的道理。指點切妙。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後世率尙詞章。唐以詩賦求真才。更爲可歎。宋以經義取士。而我朝因之。夫取士以文。已爲言舉人矣。然猶曰言心聲也。因文可得其心。因心可知其人。其文爽亮者。其心必光明。而察其粗淺之病。其文勁直者。其人必剛方。而察其豪悍。



之病。其文藻麗者。其人必文采。而察其靡曼之病。其文莊重者。其人必端嚴。而察其寥落之病。其文飄逸者。其人必流動。而察其浮薄之病。其文典雅者。其人必質實。而察其樸鈍之病。其文雄暢者。其人必揮霍。而察其跣跡之病。其文溫潤者。其人必和順。而察其異輒之病。其文簡潔者。其人必修謹。而察其拘攣之病。其文深沉者。其人必精細。而察其陰險之病。其文冲澹者。其人必閑雅。而察其懶散之病。其文變化者。其人必圓通。而察其機械之病。其文奇巧者。其人必聰明。而察其怪誕之病。其文蒼老者。其人必不俗。而察其迂腐之病。有文之長而無文之病。則其人可知矣。文卽未純。必不可棄。今也但取其文而已。見欲深邃。調欲新脫。意欲奇特。句欲釘釘。鍛鍊欲工。態度欲俏。粉黛欲穠。面皮欲厚。是以業舉之家。棄理而工辭。忘我而徇世。竊剽湊泊。全無自己神情。口語筆端。迎合主司好尚。沿習之調。旣成。本然之天。不露。而校文者。亦迷於世調。取其文而忘其人。何異瞻牆而辨蒼黃。隔壁而察妍媸。欲得真才。豈不難哉。

左傳國語戰國策春秋之時文也。未嘗見春秋時人學三代史記漢書西漢之時文也。未嘗見班馬學國語今之時文。安知非後世之古文而不擬國左則擬史漢。陋矣人之棄已而襲人也。六經四書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擬者何。習見也。甚矣人之厭常而喜異也。余以爲文貴理勝。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倣於句字之間。以希博洽之譽。有識者恥之。

古今載藉莫濫於今日。括之有九。有全書。有要書。有贅書。有經世之書。有益人之書。有無用之書。有病道之書。有雜道之書。有敗俗之書。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此謂全書。或撮其要領。或擷其雋腴。如四書六經集註通鑑之類。此謂要書。當時務中機宜。用之而物阜民安。功成事濟。此爲經世之書。言雖近理。而掇拾陳言。不足以羽翼經史。是謂贅書。醫技農卜。養生防患。勸善懲惡。是謂益人之書。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身心性命。語不根心。言皆應世。而妨當世之務。是謂無用之書。又不如贅佛老莊列。是謂病道之

書迂腐說。賢智偏言。是謂雜道之書。淫邪幻誕。機械誇張。是謂敗俗之書。有世道責者。不毅然沙汰而芟鋤之。其爲世教人心之害也不小。詩家無拘鄙之氣。然令人放曠。辭家無暴戾之氣。然令人淫靡。道學自有泰而不驕。樂而不淫氣象。雖寄意於詩辭。而綴景言情。皆自義理中流出。所謂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

(評)細玩自義理中流出句。可見聖賢一字一句。俱有根據。俱有實功。不同空虛無用之談。

呻吟語 卷四 詞章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出版

版權所有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著者  
評者  
發行人  
印刷所

上海  
北平  
漢口  
廣州  
長沙  
三馬路  
北首  
琉璃廠  
交琉璃廠  
永通北路  
南陽街

精校  
圈點

呻吟語

全書  
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  
加寄費

明甯陵呂坤

清桂林陳宏謀

徐寶魯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會文堂新記書局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會文堂新記書局

會文堂新記書局

東 編 飄

# 客中消遣錄

洋裝  
一冊

本書立說無方。不拘一格。舉所謂……

社會 時事 歷史 人情

偵探 寓言 哀感 頑艷

：諸說體。備見一斑。俾閱者神游目  
想於卷帙間。採盈虛之理。達禍福之  
源。其庶幾借鑒有資。能近取譬乎。

定價  
八角

實售  
六折

函購  
每冊  
另加  
郵費  
一角  
三分

上海

會文堂新記書局

發行

上海

會文堂新記書局

發行



自女學興。而吾國女界乃如撥雲露而見天日。然疾俗之士。反以女德墜落爲憂。古越潔華女士恥之。爰取自明迄今婦女之貞孝節烈義俠賢智者。集爲是編。其人自貴族以逮下賤。其事均足動天地。泣鬼神。感人心。微薄俗。其文其情。離奇新穎。引人入勝。以此響我女士。足爲女界生色。並可補助教育。

# 巾幗鬚眉傳

古越潔華女士編

函購

另加郵費

洋裝一册  
定價六角  
實售六折

# 藝術奇談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實售六折」  
「郵費另加」

是編集近代醫卜星相  
堪輿音樂圖畫雕刻奇  
遁符咒。以及江湖賣  
解。異人幻術。出神  
入化之事。凡二百五  
十則。皆爲世所罕見  
。奇人奇事奇筆。故  
曰奇談。閱之足以開  
新理。驗物情。破睡  
魔。助談興。

上海  
會文  
堂新  
書局  
發行



編公寓上海

讀經傳之書。愈多愈沉悶。讀  
稗野之書。愈多愈興會。以衛  
生言之。與會固莫尚矣。而况  
是書也。本勸懲之心。輯翰軒  
之語。實以稗野而兼經傳乎。  
讀之當有裨於世道人心。

# 茶餘隨筆

上海

局書記新堂文會

行發

四定 一洋  
角價 冊裝

折六售實